



樸村文集卷五

書

與陸稼書先生 舊嘉定邑令

向爲師臺子民蒙被德澤近辱開誨真切得比門弟子之列此生
何多幸也賜教學術辨諸篇手抄已遍半生有志斯道今始聞程
朱之門戶階級子臣弟友不遠於人隨事精察力行得師臺爲之
提撕警言覺或者遲之四五十之年聖門其不拒絕我也陽明之學
果與孔子孟趨曾中未能豁然且別有疑義須俟面叩久欲持被
就宿奉一夕之善誘想師臺其許之乎吳 志伊姜西溟陳葵獻萬
貞 季野 諸先輩欲邀車從過寓齋圖一傾倒乃欽仰之至使然知守
禮不如葷不敢有所設也未審何日有暇畧祈示一期甚荷又一

卷繳上

先生有荅札言陽明非正學朱子書中自見云云

與稼書先生 時在靈壽



師友道喪久矣京師四方賢豪所聚欲求相磨礪以道義者槩乎未有聞雲章來此三載餘矣默默而處心所景行惟先生一人隔別經年何從警發憤憤顧嘗不安於暴棄一羶自守塊然無事日間勘按惟在言語動作處不欲使過失滋多有所覺察旋悔旋改明道先生云纔學便須知有着力處此其近來所着力者也雖然爲此亦難矣夫子云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又云過則勿憚改書稱成湯改過不吝顏子大賢不貳過蘧伯玉賢者欲寡其過而未能是誠難言矣始之難在能見欲寡其既難在勿憚不吝其中難在不貳其之愚懦於古昔聖賢爲學之大旨豈能通曉萬一然道不遠人欲仁仁至先聖先賢豈絕我以攀望之階哉以是嘗奮志於此日者亦嘗用其一二之力矣教導勉進在先生有以開示之意中欲究考先儒理學諸書自春徂夏主人屬以一編纂輯終日迫迫遂未暇他及以此知餬口之累人也然就所輯書亦

却有自得處恨無由就正有道耳去年秋冬即欲歸里省母牽絆至今實乖本願子職曠缺刻不自安此內自訟之尤大者來月望後准得買舟南下矣念去離益遠不勝戀戀惟望寓一函於大年處俾得捧誦誨言隔千里如奉侍矣近聞倡行鄉約刊條開引此大君子文學政事施行之橐鑰乞緘賜數帑傳布嚶城吾公舊日子民重沾雨化何幸如之適見宋史徐績傳爲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爲猶之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爲君子其激勵中材意亦至矣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未之有也言其所不善行其所不善思其所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未之有也分別界限使之去彼適此語甚明切良有裨於教鐸朱子小學亦輯入其以語靈之廣文庶知所協力乎諸欲請質者累帑

不能盡頃聞來使之便草草附此臨書意結

又

今日人心世道只是蕩無廉耻之限未論濂洛一派即求如宋真仁時王元之范希文歐陽永叔輩史稱其以直言讜論倡於朝中外縉紳知以名節相高者吾不知二三十年中及見此風否也有心世道者自當引爲深憂先生抱數百年以來之絕學淹滯彈丸小邑天若欲使斯人有知處以臺省之地出入論思雖不敢謂中庸之道遽得施行其於激濁揚清必先有厚望矣雲章問學不足志氣猶不沒於凡近去年入闈有司命題皆曲意爲

主上東巡及游獵勸駕曾中勃勃不覺欲投筆硯而出顧念爲此則嫌於好奇立名隱忍成篇文無忌諱亦遂越格早見斥名一二同事有探知其意者大爲錯愕因默默不敢發聲竊伏自念事雖過激亦自知耻一念發出何至取笑世人至目爲狂惑也以此亦

欲潛深伏隲與流輩不相聞俟吾學有成徐出問世倘時不可爲但得此生與有聞於斯道即終身窮餓亦甘之如飴矣先生以爲何如幸示一言以開昏塞

與惠元龍

時丙子正月以本年京闈君當爲同考官并此書不致後方令見之

昨疲於風塵今日不復能走送市上執手便爲臨岐語矣吾輩相勗以道義類如此此事在先生必不能免者自此至秋雖極相念然以形迹自嫌反不能勤於書問矣歐陽公有云朝廷失士有司耻貧賤不移君子難竊願吾先生以朝廷之士之得失爲已任而弟亦勉其君子之所難者則爲兩得之矣平時辱知辱愛如此何敢玷先生以私語哉倘天假之合則其合綿綿與夫世之翕翕熱而得不以道者不同其久暫矣生平於制藝有明三百年作者頗涉其流所宗尚惟在理純而氣昌此外成一家言者甚衆竊謂皆落第二義當世大人先生挈持文章之柄者當廣搜博采不限以

樸木文集卷五
三
尺度而品題位置不可以名家先大家此在門下必不待相告語者而區區之誠不敢懷不盡之意於知己如此而已弟向以南闈久無名元不自知其不可欲微倖一得以振之又不欲與長安諸名士爭其速化詭遇之術以此只浪戰南場今此之來本謂一館可圖足當古人抱關微祿而應舉亦就所便然迂拙之性動與俗背馳并求一席研可托足者不可得矣窮愁命也如之何今年將五十只一逐槐忙此後必不能裹飯攜餅復作此醜態矣所作大抵皆樸拙不能藻飾及鏗鏘其詞欲先生知吾所短檢篋中遺卷二篇呈上望到署暇時一賜流覽疏其可否批示數語則所受教督爲不少矣昨在衢路言不自明茲略陳一二然中所欲陳非往復數千言不能盡也亦惟相契如吾兩人方可如此亂道餘人見之未有不以爲狂易者

復洪去蕪

邗江舟次得耳教言私自恨向來餐洪子名實未知洪子之深也續捧手翰兼賜大蔭堂集伏讀累日知洪子真能以古道自律以傳記百家言自澤其身故能發爲文章奧衍闕深若此某嘗恠今之同輩沒沒於一時之名羶香蟻附而自有識者視之直以爲夏蟲之不足語冰耳搽短長而議其後者亦何待其身腐而骨朽乎如吾洪子上下千百年乃真有古人不見我之恨而況於後生來學乎以此三復大編俯首屈服將懷歸江南誇示吳中同好真足令關口奪氣也承索婁子柔先生集謹覓得一本正欲奉寄因以略佈區區匆卒未暇而翰教再辱又賜以公家遠祖一書乃馬巽甫先生舊刻亦出自敝邑者每謂板售他方不知落何人手歎其不可復致不料已還公家物得所歸旣爲一快又幸羈人得此書插架時時挹取足飽儉腹也宋朝士大夫每以二劉三孔及公家文惠安敏並稱今日步武前哲非吾子而誰甚欲相從有所上下

其議論拘牽於此洪子又不能來徒抑塞耳然願益肆其學昌其詞平其心而惟務斯道大中之歸幸甚幸甚使者及門索書旋返迫迫不能盡意

謝宋中丞爲撰冷吟集序

時客揚州

旌節南還謹同李喈文兄恭送頻發知滄浪杜句果有誤字因復書就上小舟拔施不謂行臺已撤急棹至塔灣冀獲追及籤程已遠祇增悵結至今若雙杵撞曾猶不能定忽承降屈威重俯賜冷吟小集弁言光華四燭帟窗竹屋爛然增輝再拜而後敢捧讀感愧交并不容於心顧惟雲章白首諸生跼伏幽側四方君子或不鄙奪徒以游從相愛之私過加稱引內自循省踈庸無實默默慙憾所以舊時同列各奮青雲窮老韋布更無如賤子者敢云貞此不字之守便當永謝聞達之科不敢復比數於人矣仰惟閣下清風峻節照映兩江拔俗雄文師表百世身居節制之尊何有一茅

簷之士而惓惓不遺如此往者辱先垂問至於再至於三謂所習業有可獎成者且嘉其微尚不染世趨拜見之頃溫言慰誨雖復平生雅故無以過此在閣下豈惟忘分在雲章亦不覺其逾涯竊謂古之以貴下賤未有若此者今茲璀璨大篇千里走使猥辱寵錫雖曾不揣鄙賤茫昧有請夫何意望乃竟得此況加之過獎寒香沁肺腑之言章何人斯而敢擬前賢自審寒固有之香誠未也閣下有言必信之天下後世豈肯不擇其人而施之抑亦望雲章之因言而加勗耳山谷云東坡論文鼻端一麤可定優劣今之定優劣於鼻端者海內惟商丘公與新城公耳憶戊寅除夕夢至新城邸第得平分半袖香之句覺而足成五言一律私心嘗期不負此夢今閣下復云爾意者雲章尚有可勉而至者乎古之序詩若文者具道德名位而施之幽隱之士則有之矣然秉道德名位之全又適以開府臨一部民而親施之如閣下今日之於雲章實所

創獲在古未有豈不成千秋一美談哉雲章之得托附以不朽其
爲幸當何如也區區陳謝雖數畝不能盡屬使驛迫行篝燈呵凍
僅佈一二即日當乘流漸放艇或河冰緊合遲之獻歲未可知統
容九頓以究下懷重書對句匆遽中運筆字跡較劣於前蒙諭欲
鏤板亭側或擇其稍可者用之閣下意在刻畫無鹽似不嫌媢母
之醜也

與湯給諫西厓

邗上獲陪使車遊歷平山覺六一公風流不遠定有高吟並美前
哲弟鹿鹿歲月念此清景恐失追摹俟惠我篇什便當學步否亦
杜撰一詩以荅江山靈貺以誌名賢高會也判袂以來時時瞻詠
不謂已歲歷三稔雲章又經秋試則足矣向不欲效時流習氣一
不得則諾厲考官孔北海知天下有亦英雄乃識英雄耳若
鼠輩何足挂齒牙哉然自取數科來被斥之文而反復之亦寢不

能平今番落卷點逗纔及小講便已放筆平生伏習八股業搜擇
有明三百年之作者而以二三鉅公爲準竊不自量以爲於此道
行復肆力可以昌明一世之文會而橫目之徒視之直不知其作
何語 朝廷設科乃使此輩顛倒天下士哉雲章已矣出處之機
決矣不敢復問途於舉場以求 聖朝之榮祿矣自此當奉考察
衡門之詩人爲良師而歌永矢弗諠棲遲樂饑矣然彼近果於忘
世者雲章則時不可而止不敢蹈不仕無義之譏以獲罪於聖門
此其異旨者也向者卜隣之約復何敢以野外之夫上洽比於玉
堂仙顧自今年始得遊西子湖作詩三十首其末章則奉懷吾友
實欲一踐此言頻年欲結一椽而不能得每咏昌黎辛勤三十年
以有此屋廬之句不禁三歎所居二百年老屋高曾以來聚族於
此弟所占只三四間日與竈婢爲嘈雜雖樂道之君子處此亦有
難焉者此生終當浮家湖山之間長洗心於良覲陶然便以之終

吾身焉耳何如何如張園老友且喜禹平得雋獨留一布衣以爲異時談柄有何不美幸諸公勿訝公車之士有於兄紫來弟從妹壻也英爽不羣因其行得附尺書幸賜之延接而提誨之有見答語并以授之

與姜編修西溟

奉別忽逾二載先生以文章名重天下致身鼎貴乃所固有無足爲賀某嬾廢日以益甚未獲奉咫尺之書於門下心親而貌踈固嘗自恠且訝然決知其不以此獲罪於知己也屬賓興之秋聖心結知有素特簡主文破五科之成例而注意於執事雖曰以副其選而實倍重於居正者此固文教作興之會而儒者得行其志之時其在先生尤鬱於中而大作於外積之久而發之者光大而彌遠上之興賢育才爲得人致治之根本以稱答 明詔下以覺悟學者起衰復古振興一代之文章如是乃真可以賀矣某也

復鍛羽南闈跼伏東海之濱自斷此生於科舉一途無復進取之望矣小時伏習八股業歷數寒暑而肆力其中視時賢所作多不稱意年大以來覺古人中亦僅兩三人於此道可肩隨曾蘇耳竊自謂苟得窮年之力奉此兩三人者而卒業焉可以復嘉隆之規制合排偶古文爲一體返斯世浮剽不根及弔詭輕薄之趨而扶世道於昌明之會而無如其奔走衣食懷鉛槧以狗人而不能畢力於此之所業然自顧於世俗之取高科者無甚愧焉即自取數科來所被斥落之文而反復之亦未始不可冀倖於一得乃知天之窮我自不關人事也彼頭腦冬烘者固不足責而或且以義命自守之人爲坐失機會蹉跎歲晚親戚朋友交萃而責之此世道之變而明者實了然於其際也凡其所前後交遊數輩至今科而騰踏盡矣得之之易或若撿券或如拾遺物而其獨茫乎如涉大海所以來或者之論而不知夫行或使止或尼者之潛定而不容

移易其間也竊觀今日之世運苟懷行道濟時不謀利祿之心者是固窮之招也天方使營營者得遂其志而輒欲逆之以行以一人而挽百千萬人之趨吾見其舉鼎折贖力之不足徒自勞勞以瘁其形神耳以此自審今將絕意仕進潛伏忠奧斷斷乎其不問途於科舉不敢望帝王之門而妄思闖入矣執事知之必以某爲不當然然某且亦就執事而揣度之矣執事之文章豈非所謂肩隨於曾蘇者執事之素志又嘗懷仕不爲己而爲人之心者乃不遇於少壯而遇於今日遲之久而始一得之天道其亦可徵矣誰則能如執事之經百折而不回哉而況其所學不迨執事遠甚者哉斯又未可以己之所能而責人矣欲言千萬聊布一二諸同人

有問及者希以書中之意告之某之友有祝君孝瞻名愷者惇孝友之行文必師古傑然有老成之風斯人也懷致窮之具而果窮不可療今驅而北走爲一言以介於門下想當以某之友而亦友之試徐察其文行可信某之不欺其於詩不多作而清出於俗更望琢磨成就之諸有可爲延譽者勿吝齒頰并此附禱

與徐庶常道積

都門一別世兄先生榮問疊至對策已魁天下臚唱之日雖稍見抑而禁林華選人地允宜 聖鑒獨昭儒林咸慶先尊相國夫子之盛德大業纂服有賴繼序益光韋布門生與有榮幸其爲欣忭實倍常等而欲脩咫尺之書稱賀於門下缺然至今踈曠之罪復何辭以自解免直由懶拙弛廢亦不自意其至此也某平生於細恭曲謹不能強勉至於丹心一點自獲事我先師之日以至白首炳然如故既屢黜於舉場不能有所樹立於當世以報師門知遇之恩所望於世兄先生者不啻如在其身伏願蓄德日弘嗜學益篤國恩重則竭公忠以報之者愈難家聲大則盡誠敬以承之者尤急勵名節不妨峻以自持廣謙受則必虛而善下處濁世而不

汗懷高才而不有遇嶮巖之人情莫若持之以中正閱凌競之仕
宦尤在消之以恬和言可裨於當世或利於鄉邦不逆揣其不見
聽而不言事有關乎君德或存乎國是不以時不可爲而遽止如
此優游玉堂以養成台輔之器向者我師之高深或不出此世兄
先生於以興舊嗜慾他日秉國成而任天下事不難矣區區所見
止此豈有出於高明照燭之外者第竭其愚誠焉耳吾吳中父子
濟美莫如范文正深宣吾於世兄先生有厚望焉

上徐少宰

閣下自晉秉銓軸於茲三載未通奏記頽惰廢弛未有如其者亦
恐大君子損其威尊每勞手答下情恐悚滋非所承耳兩晤編修
備詢鈞候動止萬福世兄積學敦行接武紹庭可勝傾企顧不能
如曩者參侍左右時挹道德之末光長懷悒悒耳選法自循資格
不免賢愚一概然閣下以淵鑒清識力持其平又時時發爲正論

以激濁揚清海內想望柄用澤普生民然後儒者之效始大較著
興言及此引領何已從來用捨舉劾最關理亂即如嘉定東南壯
邑以陸稼書先生治之即時大治聞侯雖不學猶不失寬厚自此
以來恣行漁獵民不了生遂多恇擾到今惟有側目重足耳閣下
撫念隣邑遺黎特於周行中昌言及此事聞窮簷額手慶忭以爲
拯焚救溺終於斯言大有賴耳雲章以一邑推之天下守令所關
民命皆爾況其有大於此者乎因念今海內端人正士寥寥可數
其遠不能知者未敢輕論王編修閣下鄉里而又在入室弟子之
列數年來所守愈篤論益堅確而學且日粹以中道爲指歸不爲
偏徼矯厲一流假令此賢而膺學使者之任必與南省張公北直
楊公清操相頡頏而其爲人倫之鑑別裁賞識與夫扶樹教道之
方當更有可觀者夫士子爲四民之觀摩文章關風俗之盛衰尤
不可不慎選其人以提督之也惜乎王君端居而不一試其太夫

人年高必不肯爲絕裾之行然聞尚康強善飯或亦可將之以之
官吾君吾相用人必觀其人之本末作忠資敬正在此等處安
有其人二十年養親守貞一旦出而受國家之委寄有不靖共爾
位者乎此宰相之事閣下之與京江孝感其相知信如此之深當
不待其問焉而告搜擇焉而殷勤以語之也野外之夫不應僭越
及此顧念閣下有意於黜不肖則必留意於進賢方今九重之上
求賢如不及拔擢俱非常格將來遴選必咨訪近臣閣下尤在所
尊敬者必預思得人以副雲章以此齋心潔誠竭思慮以進亦所
謂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豈不知閣下之與王君夙昔契合
何如者顧恐睽隔數年閣下未卜其近詣之若何人固有始勤而
終怠亦有始駁而終純者竊見王君之學日進而無損可以保其
晚途節高而德劭也故敢爲閣下冒言之若雲章有一語先泄之
於王編修則爲市德沽譽閣下所當棄絕日後更不採其片詞可

上宋中丞

也行當仲夏爲七十攬揆區區唯當敬草一序衰冊恭呈以效無
疆之祝某不獲從李總憲於都門只爲不能遠去北堂邇年犬馬
之養尚賴閣下齒牙餘惠但以卯辰之交家食坐困今尚補苴無
術意不能無望稍厚其廩餼所任雙喜校今年定期輟簡此書摠不
敢上得罪於春秋綱目下不敢失李廷尉著書本旨有相譏者幸
爲稍寬解之欲取其多即有續稟以悉

上宋中丞

雲章自去冬承望顏色慰誨備至撫卹有加飽以仙厨若爲故事
之不可已者退自維以眇諸生仰干威尊輒蒙加待如是非夫道
愈高而心愈下位彌尊而禮彌恭者何以至此復自念少學操觚
向老而無成即有微長一曲之士也遇所感觸發聲嗚嗚擊甕叩
缶之節也中間與二三名流周旋或能道其姓氏文墨豈敢求光
曜於時大則如燭火之出於盆燎小則腐草之蒸爲熠燿而已閣

下備天地之美育萬物澤百姓莊子所謂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者而不廢百家衆說下至一曲之士亦在所取振咸韶之音宣宮商之和而不廢擊甕叩缶廓日月之明光彩常新於古今而不廢燭火熠燿片時不息之光是閣下才德滿衍而度量并包賈絕於當世之王公大人宜爲

聖天子之輔相而登庸維亟也審矣竊料好賢禮士育材振德之廣必有起而大副閣下之望者古之休休有容至於子孫黎民皆蒙其福豈虛也哉故不揣繆悠即以此言爲公堂無疆之祝撰次一序實成於臘月初旬俟皇覽之辰而侑一觴焉適逢

扈從

宸眷日夕不捨而雲章又爲總憲李公敦迫以來竊復念公子兩先生方應禮部試姑遲其期以待閣下家慶之悉臻而山言先生果以宏才夙望象賢之美高選木天

人主爲之動容章輩聞之踴躍欣喜以爲帝平門第復有此非常

之遇又適際閣下稀齡介壽之期可以合并而賀也又王方若先生以南宮首薦臚傳復魁天下天下皆知其出於商丘之門是閣下好賢禮士育材振德之效大著於此矣區區致禱之詞不信而有徵耶因復加裁次掇入篇中以頌備美方圖進獻聞閣下駐節揚州之三叉竊幸參拜定可必也不謂旌麾遽發急走攀望已無及矣遇高槎客相與言之悵歎不已復見郭于宮咎其來之不早平生鈍拙又苦一館鍵關今年更乏主者所以昧昧至此今專力至轅下恭呈壽言一冊并此稟啓述意餘別無以將下誠據諸君云閣下乃無一漿之饋見納者是以不敢瀆混雲章今歲於總憲公所委必竣冬間當呈凡例求大序茲以羈絆不能恭詣南望叩頭唯以千秋爲祝伏希結戀不宣

又

雲章更有竊瀆者幸獲接待以來受恩受知六年於茲矣公子庶

常先生往於悔人處訂爲末交以後每相見遇以兄弟之禮今雖貴賤懸絕而契分之厚交期之久二十年矣每思以一言裨益聞聽上報知遇而卒卒未有以盡意大易之卦曰有言不信謂夫人方困窮戒其尚口也今見待如此又不可以困窮之故而自默矣嘉邑前政始雖矯厲自飾繼乃縱恣滑傲欲乘間一上白而未果每用自愧嘉民所最苦者賦額既重火耗頻加新令王侯下車始得革除弊政將依陸稼書先生在縣時行事火耗照司法每兩所益只有五分民間得九七八色銀傾銷耗去大率每兩加八分而足矣向者不啻倍是是以民多怨咨今歡呼大悅如獲更生王侯慈惻愷悌力行善政志在不移非弔詭取名者比且其人文章出羣光明俊偉洞見肺腑將來奉揚仁風蘇息窮黎必有可觀更可保其始終一節惟望閣下遇其來謁特賜一言獎勵以堅其意悅其心微聞前解糧司庫庫書以其初任未免過求又同列者皆在

或不盡然之歸而怏怏雖不以此改意不免歎爲善之難今日正當執法中天懸象著明之時彼復何患耶若得大中丞親回欵聲顯蒙褒賞其奮勉當何如也更願以此推之節下三吳賦重倘得約束畫一皆如嘉邑令之火耗民間每歲所省以萬計虛耗減則正課加易小民拮据之餘往往有卯限適缺而致鞭朴者亦有所缺無幾遠鄉之民失不及知而赴比誤期者遂致所費倍不能支由此言之減一分豈特受一分之惠也積歲既久可以漸致充實此事若得申飭檢察加意嚴明毋使一二多取者得廁其間小民戴長令之澤盡出帡覆大恩矣向來此等或是臨其上者簞簋不能盡飭不免寬貸今制憲兩府清同淮濟誰不知之而或一二濁流同於絕潢斷港竊謂當疏而淪之之爲快也雲章以見待逾涯感而思奮計惟此一事爲足增崇福德繼繼繩繩愈久而愈昌者在雲章雖以書生非所干預而桑梓之情痾瘵實切若無一言上

報非惟大負閣下亦且自負寸心惶惶悚悚伏地待罪

寄王明府

雲章自離嘉定無日不懸懸於左右良以左右者之有以感戀其情也伏惟君侯薰然而仁和毅然而剛直發爲文詞崇論宏議光明偉傑洞見肺腑不爲紙上陳言鑿鑿乎如穀帛之足以療饑寒藥石之足以治疾病五色相宣五聲成文之足以厚章別辯理亂真可坐而言起而見諸施行者異時功業文章表裏無間舉世之人企而仰之以爲此扶輿磅礴之氣所鍾而成者也然後有以信斯言之不妄加以謙德懋昭芻蕘畢獻如某者加之以殊禮接之以虛懷誘而導之使言無不盡惓惓於臨別而若深惜其不能以公事相諮訪者昔人云有君如此何忍負之某之來客於楊所以不能無介然於懷中夜思之而耿耿不寐者也某之爲人愚而不敢自私戇而不能自隱嘗竊痛世之仕宦者圖利其身不知民

社嗷嗷之衆尪羸凋瘵而又日侵月削擢筋割骨以濟其欲有不遂則嚴刑峻法以隨之此前政之於民所以痛心疾首而不能一日安者也自君侯軒車之至深悉民之所患苦前除酷弊未及半載殆無不盡沛然如道暘者之得霖雨灑然如執熱者之臨清風莫不歡欣鼓舞以爲瀕於溝壑復起而衽席之矣顧窮黎尚可憫矜求瘼亦難更僕兼之夙奸巨猾萃止衙前弱肉強食風行境內吏役旣斷難憑信以耳目士紳亦間懷隱情於酬對君侯誰與共悉利害誰與共盡公平某豈敢謂翹翹於鄉邑之中然生平自誓雖忍饑杜門略不敢取非其有維桑與梓皆吾鄉黨親戚又何敢漠視其痼痺至於是非曲直事理較然豈可昧其本心自欺欺人變亂黑白罔上行私得罪名教此生三沐三薰當絕此患矣今與君侯相見日淺積久而隱察之某之硜硜庶乎其無逃於明鏡矣即如出門之日拮据輸糧其輕重之式非欲以此邀惠君侯正使

鄉邑之人知之謂君侯本意不過如是若輩曉然有準則耳嘗謂士大夫所爲之事寧損已而有益於人者爲之不可徒思利已而無益於人若剝民以逞此尤不可之大者懷不能已謹條其六則陳列如左言雖近於褻瀆意則幾於忠厚無非效愚欵於仁人君子之前少答爰諏爰度之誠以不敢隱負於鄉邦之人統希留神加察不委而置之幸甚幸甚其或不避諱忌以君侯開誠布公誘之使然也不罪不罪有所未盡歸時再佈并望勿泄恐衙內外之人惡其嘵嘵此後即叩見亦難也

答徐閣學

李總憲家一書其原藁大有洩筆者任意塗乙極爲可笑某皆一
一存其本真而南北史原文廷尉公實有增刪諸夙素皆以爲不
便只得將增刪之意悉註於下而不動原文但此書旣以增註爲
名則將八書比對其間互有同異在所必指而出之者有顯然謬

誤不得不爲別白者有關係大政不可節去者有其人嘉言善行
宜詳不宜簡者文詞雅麗章奏條明者不得不續緝而存之其論
列臧否發揮未盡更平心持衡略一疏明之至於徵引折衷旁出
入他書者於原藁外又附益之竊以爲如此方於總憲公繼述之
心庶幾無負乃外論謂其歲月已多必且改易成藁此不可令總
憲當此名閣下屢爲推引亦且辜負知人之明矣不敢不佈一二
或有言及者幸一解免之廷尉先生曠代史才博綜二酉章何人
斯敢輒改其書且此書之不刊在大旨本於忠孝是非不謬聖人
即其點竄罕得其罅漏第先生著作滿家雖加以四十年之功未
必專力此書所以偶有缺略不妨待後人之補綴如前所云云者
不得不爲之拈出耳今藁本具在可按籍而知原註悉出廷尉補
註則屬之總憲一作一述開卷了然又未嘗有隻字掇摭使總憲
掩前人之美爲已有也且廷尉家中評點諸書一一採其議論之

可存而爲前此所未錄者緝入之此心亦云苦矣兢兢務爲廷尉一有功之人所以曾兩次感之入夢靈爽所憑似非偶然者但未知何時可得授梓總憲向來辱札言之最爲煎迫今不知何以全未說起在某六七年心血嘔瀝殆盡亦望此書速付剞劂爲切切耳前後所得館餼只二百六十金總憲許以書成脩脯外另圖報謝某第於本分不能無望自丁丑相隨以來如戊寅之病已卯之應試乃自所蹉跎不敢素餐至如丙辰累爲厚文兄所抑直至九月赴館束脩只二十金戊午在揚自膳并率一姪亦矻矻校對而東脩只領五十金總憲公於此必未安心目前正同涸鮒不敢望挽西江卽斗水正足濡沫耳望閣下一爲婉頰覩縷及此悚慙殊甚伏希矜亮

又

李總憲家南北史增註首尾七年始得告竣映碧先生著書大旨

與夫議論所及從前經他人手汨沒者一一清出其評閱諸書散見錯出者逐條搜錄其間或詞不能達者則疏通其意好談因果稍涉釋氏及似野史家言者略爲節汰其刪改原文今之君子以爲必不可者只得仍復其舊將所以刪改之意雙行註明其下南北史比對八書時有闕遺誤謬及餘意未盡者今皆抉出兼有發明則屬之總憲補註亦未嘗掩前人之美爲已有也雲章自謂如此庶幾於映碧先生無所愧負亦差有當於總憲繼述大體可以俟之後世之君子矣今但抄寫人差落未及盡正此亦易易耳總憲去歲來書云開春授梓斟酌一切尚籍鼎力雲章以此未敢別圖研席今家食甚艱望閣下終始噓植與總憲度其可處者別爲謀之俾得一負米餬口之地更三四年便可作荷耒潛身計矣不宣

樸村文集卷六

書

與朱檢討竹垞

前承教以論文三詩惜即以此冊留商丘公處尚未見歸心甚憶之追維其義大要言文須有根柢耳今士大夫口不談經箋註義疏尤束高閣一二綴文之士但守着八家中一兩家及近代之歸熙甫亦未必能究覽全集剽竊口耳略得其規模形似便稱作者某以爲如此則甚易後生中擇一二資性稍近者手指口畫不一年所當有合作矣豈知文章一事代有源流其正傳者如祖孫父子滴骨滴血不可桃越其支分派別亦須傾其浥瀝不失指歸非遂玩於辭而喪厥志也文不根柢於理皆卮言耳是故吾欲以六經之道繩之昔劉絢問程子讀春秋當如何爲準程子曰其中庸乎欲知中庸其惟權乎今語人以中庸之道讀春秋鮮不疑其迂

且誕者及觀聖人因事直書獎貶予奪一字所加過之不可不及亦不可非中庸之道而何今欲以六經繩後人之文亦此意其合於道者吾取焉不合則去之文之與道信非有二也離道則非文矣至於無意爲文而肆口舉筆無非萬事萬物之理所以然言至此則吾於韓歐尚多所憾必也其朱子乎朱子之文浩乎千萬言之多而不嫌其繁者凡皆以明道也非好辯也使聖人復生其有不相合者鮮矣惟聖人則言加簡括涵蓄渾然而其義無所不包耳雖然時有古今即使孔子而生朱子之時亦不得徒以寡言見要矣孔孟而後百家衆說惟朱子爲集大成而其言一一可以爲準故前此讀經解諸書見其爲說紛紛無定遂一一奉朱子爲折衷朱子之道六經之道也然雲章守一而不能旁通昔蒙先生采擇之餘定當笑其拘滯耳雲章於明代最慶方正學文不虛作必論人以道遠過其師宋文憲而後世荆川震川亦不能比肩只是根柢深厚造道在高明正大之域耳微嫌未脫眉山格調及間用柳州行筆處尚似有意於文者惟朱子乃全體是道更不待造作振舉耳詩之根柢亦似於文陶靖節去三百篇最近杜子美詩家大宗頗近王道韓昌黎雜用王霸蘇子瞻純是霸氣四子之詩讀之一字不可遺餘子可以恣吾出入詩雖滑稽俶儻皆不可廢要亦須綜之以道淵明子美退之子瞻皆世之賢者然無不可學亦無不可到吾人雖生千百世後視千百世以上之人毋謂此天人也有吾所宜師者有吾所宜友者亦有當以弟畜之者至有當以奴畜之者須高著眼孔鑒別人物不可榮古虐今如世之庸流也先生以爲何如聊因根柢之言而漫及之不盡不盡

復家日容

去年秋得吾匠門四月中手信正當僕天傾地拆時哀痛幽墨孟養來相弔不及報一言於左右是後荒塞所懷未吐時如中鈞之

魚今年四月繫船水周林迫欲削牘以逗留晷刻無幾急往秀水求誌墓之文擬以回舟致書乃從魏塘青溪還舍遂致缺然籲三言吾匠門每有書至未嘗不以樸村爲念聞此益增感怍僕何人斯過煩賢者懃懇若此哉僕窮老而無成重以哀悴冬春之交幾至杖不能起深懼滅性護持百端氣力僅屬然鬚髯盡白意念頽廢真無所用於世矣雖以匠門之愛我且奈之何哉生長范公之鄉少懷憂樂同人之志摧折至此天意可知夫復何言惟以餘生料理編纂所不敢怠嘗欲輯南宋諸家之作續東萊文鑒之選前歲曾決意寄寓吳門以廣搜采籲三及一二同人俱從患之今罹大故兀守堊室固不敢語此然日月逾邁不可視爲緩圖而窮鄉下邑文集無從借貸舍几筵而役役於外又非不孝之心所安今且就家中所有詮次一二又朱子大全集卷帙重大學者或慮其望洋欲取其最切於身心最急於日用最資於文義者約略得三

之一以便學者之習讀向來只有荆川本可參然采之未精大義微言不能備載荆川之學晚惑於岐路其意見亦有別出者且此本久不見翻刻今欲勒成此書一一衡其輕重緩急如侍考亭之側而質對焉亦難矣哉匠門之欲輯紫陽滴派定爲一書文與道俱大哉言乎願以僕之所從事者爲之嚆矢矣顧欲援据百家而一一折衷於朱子恐秀水尚有所不迨而以之取裁於僕得毋任道之重問途之急不擇其人而謀之者歟此僕所爲遑遽失答且以哀疚之餘瞶眊而不知所云也舊學荒落不記一二姑以臆見言之紫陽之後文與道俱如方正學者欲專輯數家恐亦未可多得夫文以明道不若遍采諸家以道爲揆雖異學亦有不詭於正者其滴派如勉齋北溪於道爲多所合文不免過於朴直若吳草廬一派聰明之過時有失道之中者娶之四先生白雲爲最醇而文則無多陽明之文言則辨矣氣則盛矣無如其於考亭常有毫

釐千里之差然較之象山更多功業文字可采耳此皆就匠門所
商及者略肆其荒言他如朱子同時則南軒東萊最爲雅馴止齋
亦稱簡當同甫有奇傑之氣英偉之論然各有所限呂張年未老
壽所造止大賢以下其言殊遜朱子之精微廣博而集大成然文
以是爲準亦足矣二陳則止齋所患氣窒語澀亦坐道不足耳同
甫崇尚襍霸所見既僞而多出以時俗之語雖云無意爲文然立
言之家曷嘗不貴大雅哉誠齋放翁則多文士習氣真魏二君子
皆朱子正傳造其堂未盡齊其裁是餘未暇悉論要須先聚書而
後細心商訂假以歲月庶幾可成耳斯文未喪吾匠門乃以爲已
任僕亦當鼓勇以從

與竹垞先生

陽生葭管節序之變莫此爲甚聖室苟生殆難堪忍仰惟大君子
頤養沖和加護鼎食鄙情可勝馳企夏首踵門銜哀叩誠以先妣

墓中之文上請蒙矜而諾之矣更許與先君事行合而表之仁人
君子之用心闡幽發微有如此者雲章少日孤露之餘不自知其
不肖而狀先君越今四十餘年矣其藁留之於篋似有待於先生
者前謁見時本與先妣行述同攜以來蠹敗冗繁不敢求閱辱諭
別疏數條留家顛三處歸舟即次第一二緣取道武塘不再與顛
三圖晤續審文旌必指建業遂致蹉跎高秋介壽海內欣瞻人瑞
爭進一觴雲章獨不得與命蓋有所制矣亦不敢以私情上瀆今
茲正欲申請忽聞稅駕吳門趨承甚便急思鼓柁緣羸軀畏寒怯
於舟行謹奉到先人遺事數則惟左右者之采擇先人身既隱約
年又不永唯是孝友至行施之家庭不肖所述有所不盡無片語
之誣惟大君子鑒其誠然奮筆以光潛德寒門自高曾以來雖皆
不仕脩德行義鄉里稱善人而先祖於新阡乃主穴也敢求如椽
著其家世俱賜表揚世世子孫榮幸以之矣雲章聞先祖無美而

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三者君子之所恥也雲章既不敢以私誣其先而不明不仁之罪實不敢蹈之先生察其有善而爲之論譏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先生之仁也先生自處於明且仁而免雲章於不仁是恥其所恥而使之去其恥也其爲德豈不盛哉其爲施豈不大哉雲章於先生遊從之舊且三十年不以其淺陋無似而辱知辱愛愈深今且上及其先世而附著之於大集此其感激宜何如報哉續宋文鑑將以明年畢力從事凡有咨請唯先生仰賴陸扶照所求大序其藝菊圃詩文及集前代之作皆將付梓幸即賜一言以弁其端臘月初旬端人拜領餘所欲言盡之此時

又

憶昨踵門之請歲行忽周老先生動止有相頤養增勝深慰海內學人額手之望區區日夕惟遙瞻南斗以祝無疆耳今春家籲三鄧尉之約意杖屨所必赴霖雨浹月花事頓闌晚擬於此時因緣圖一奉教亦乖所願悵快無已晚墜室餘生氣力支綴漸覺老態逼人矣先父母有美弗彰不孝之罪至死難追惟大君子哀憐而幸賜之異日表於墓道過者指而目之曰此朱檢討之文也載之邑乘曰某之父母有檢討爲之文其必異於尋常無聞之人矣張氏子孫世世實受其賜不勝南向叩顙祈禱迫切之至即日當扁舟小長蘆候謝以悉

與蔡聞之庶常

門下以虛聲下采於鄙人鄙人以實行得之於門下水周林半日談論已仰窺至隱矣世間義利關頭最難勘破門下已勘破此關向來儀封先生磨切之功正自不少區區所望於門下者擔當世道挽回末俗正己物正將來立朝以吾之誠心公道開物成務紀綱賴以立教化賴以行億兆之人有所托命某雖向老猶得於數

年之間得見門下勲業之成豈不快哉雖然更須於仕宦一途及早勘破仕宦者利之藪也然而處之者則有異大抵懷濟物之心者亦須乘權藉事而後得行其志然必委曲以行之則不免枉尺直尋之見稍稍變其所守利有一毫不盡去則義有一毫不盡伸此孟子朱子所以斷斷不爲也必須爵祿可辭白刃可蹈然後天下國家可均猶必事事揆以中庸之道出之不偏不倚無過不及難哉難哉此等處不知儀封先生曾議論及之否國家儲材館閣門下以妙年副其選正誼明道自此當以其身為朝野繫屬無一毫顧藉心爲所當爲一決於義道之行不行未可知也萬一時有所阻志不得伸奉身而退明斯道以淑斯人何不可之有哉別來日夕瞻馳率此以佈區區苔雪之行定在何日尚須一圖傾倒也

與滄洲先生

今年坐水周林惟春夏之交鈔錄得宋集數種亦止一人繕寫甚

苦筆札難給又籲三有坐槁之勢即饒羞亦頗勉強遂歸家憩息兩月賤軀亦困乏纂輯頗廢墮爲常熟章明府邀至署強之閱兩縣試卷復作少年時東塗西抹事甚可笑甫畢從東倉抵膠又因張司馬屢相訪虚心下問不得不以敝邑方在水火事情告之稍一流連望其拯救入郡之日公祖老先生已越宿發矣悵仰之極惟深自咎責而已所喜儀封公賜環

皇上知人之明至於舉朝鉗口

聖意獨斷此等舉錯直令草野之人欲歌欲泣又

聖諭屢及吾滄洲先生知擢用不遠但海內大賢惟儀封湘潭吾吳民皆欲專之恐未必若是其多福也野夫惟翹首拭目日夜以冀之非以其皆曾辱一日之知也萬衆嗷嗷誰不思衽席之安以爲惟兩公則悅安強教經理備至又相須若左右手耳中丞公自入院後守分不敢謁見在中丞上報 九重之知下慰四海之

望所處有大難者天下事必非一人可獨辦亦有非可徒以條教號令辦者又當路之人孰不挾一私心僞心以來者即在正人亦不免夾雜況其他乎耳目將誰寄政事將誰議吏之賢否民之利弊將誰咨考乎雲章之愚輒條其十餘件欲上之竭思畢慮已三千餘言猶不能盡既苦其多又性嬾作楷即兒輩亦無一人在旁者欲倩之他人則言雖甚公不欲洩露且以足踏公門爲甚苦不知何緣投致亦正可自審其所言有不切於時務之急又雖急而俗情有所難行者是以遲遲而未敢數日來甚以此爲撓耳因自笑一老書生杜門守殘書卒所業是其本分此等何與吾耶黜陟不知理亂不聞自是世間第一樂事平生不作自了漢奔走場屋吃盡苦辛思發其區區之心到今只是欠餘債耳所輯宋文之難略見於前矣第一借書爲難銀臺曹公處有四十餘種未見者不意其遽至此可痛可痛欲一往弔哭而裹糧無計至今未遂明年

恐不能復從事簡編老矣尚不能不爲餬口計平時志業皆極迂闊世人謂其不能爲後輩向導不肯延爲塾師又不能力穡安田畝求其可衣食而無害義者庶幾仍復依劉乎可恥可愧吾公其何以教之何以爲之謀乎儀封公言及宋文甚喜且言并元明文亦當選或者得主裁其事則下之嚮應者必有其人得五六月同志分任較讐及資給則兩三年中可望就緒此事斷非一老腐儒孤掌獨拍所可成編耳紙盡不能一一

又

前爲族叔母求給獎謝別入舟忽白日坐睡夢見一先從祖姑至前未及有所言而驚覺因思先祖姑守節五十年其意欲連類而請之大賢公祖表彰也先祖姑年二十而寡即不櫛沐亂髮鬢鬢結之於頂先叔祖諱涵字凝之以諸生爲史閣部聘入禮賢館後題授參將殉節維揚雲章曾作一家傳未及錄呈先祖姑其胞妹

也。憐其少寡而無依，養之於家。殉難後，遂以嫁時所贈田自給終身。祖姑夫為殷職方諱都之從孫，早亡，失記其名。但知字又玄耳。先祖姑性嚴厲，兄死，忠妹守節自是。一氣所稟，因昔年既詳之家傳事，久偶不記及。豈知精爽如此三十年前所見鬚鬢之像，忽現之目前耶？可見正人君子作牧地方為神鬼所欽服，得一字之褒榮及九幽如此。仰求吾公為錫一坊額，擬用鬚鬢奇節四字。雲章將謀建一木坊於其墓，一以慰幽魂，一以勸地方。而寒家亦永被寵光矣。不宣。

與方靈皋

辛卯冬，客邗上，吾友牽連被逮，賊機猝發，聞者無不舌縮膽落。適令弟園在蕭寺中，僕與匠門得一再覓晤，惟相對沾襟私祝天公而已。次年夏五，曾兩造高齋，晤令姪問太夫人起居，退而歎息，以吾友之至性至行，家庭孝友，僕於朋儕中實未見有倫比。真今世

之曾閔也。以曾閔之徒，一旦橫罹此至危之法網，皇天老眼豈不默加陰騭乎？豈不顯開電笑乎？是以每見人輒為吾友矜誦一二。若使斯人而得禍，將天道蔑而人心無以勸矣。且以吾友之寶大，聲洪知己者，麻立倘得左右大臣，或諫官御史當朝廷力求公卿家能孝之子，即可因端而導，納約自牖，何必公卿在國，在野苟有其人，異日決不肯負。

皇上即此一節為吾友委曲道其內行之甚備。

至尊之前，開陳而力解之，未必不感悟。

聖懷也。然而人之聞

吾言者，已不啻河漢而闊踈之矣。安望斯言之一達。

九重聽

哉。比乃知吾

君之即天也。吾

君之心即天心也。天之高高其視聽，猶曰自

我民聽自我民視，乃吾

皇上之聰明能聽於眾之所不聽，視於眾之所不視，此皆天覆地

載之量日大日擴故能鑒觀默佑而栽培及此也海畔故人酌酒再拜為吾友賀又拜稽首而頌

今天子之明聖真千古之英君誼辟所不能企及者也雖然吾又為吾友懼君父一也忠孝無二理也以平時所以事親者事吾君以吾心所以報之親者報之君世人於此非無固有之良特汨沒於利欲憧憧往來而不足以語此矣觀吾友之所以事兩尊人者無力之不竭所欲報之兩尊人者何心之不盡今日移孝作忠四字吾將翹足而待之吾友第不知作何樹立作何建白以仰荅再造之殊恩瀝肝膽摩踵頂想吾友定所不惜當思何以不媿為

皇上股肱耳目腹心之臣竭忠盡慎一從委贄大分便當昭揭獨吾友出之九死一生之地其自靖自獻尤難僕之所以怵然轉喜而為懼耳僕年已向老無用於世自恨戴盆何由望天五鼎大倫首缺事君一義然食毛履土其心猶是也其理未嘗不存也

不相為矣

第非吾之不仕無義亦何嘗逃於天地之間乎竊怪據高位處要地者無嘉謨嘉猷光偉卓犖以自效於聖世而徒泄泄沓沓媵嬰洩忍行呼唱於內廷外衢以自了一生何哉吾友其以古良臣為師毋曲學阿世以此輩累累若若者為鑒當今所急首在進賢儀封公復用天下想望至治湘潭未起民心快悒此公尤敏於為政一日間興除判決當有利民數十事州縣益加振刷儀封不可無此助而不聞削薦牘如何如何適吳江費思任兄名元衡公車北發以慕望之切屬一言先容費兄文行卓然洛閩之學不獨問途殆將深造憶前歲尊兄介王若霖兄於弟今費兄自是若霖一輩人敢以奉報不宣

與蔡庶常

昨讀執事之文日光玉潔明白淳粹其所條畫真如布帛菽粟可療一世之飢寒非獨雄剛之氣駿偉之度昌博之詞浩乎出之為

將來著作大手也僕所見士大夫多矣惟執事滿腔子皆惻隱之心又能豎起瘡梁以天下事爲己任易所謂體仁足以長人貞固足以幹事者執事有焉僕之所以傾心倒意於門下也今世所謂賢者非章句腐儒則斗筭小器豈足與語經邦大用哉入都時陳滄洲先生時時可與議論此公孝友純至由親親以達之民物本末具備以故所莅之處悅安強教皆戴之如父母又其政事之才敏給綜練世無與比經歷艱險百折不磨真今之強瘡梁人也家匠門好賢樂善出乎其性懇切至到濟人利物時時不忘於心克其所爲非媸媸廉謹者能辦故不拘小節亦不免泛愛容衆切勿以此病之異時可與共大事者必此人也執事此行勿以格於新例爲慮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執事之假歸爲寧親也歸而至於四年之久以岡極之痛繼之也服除而赴闕君父之情兩伸臣子之道交盡政府如安溪先生必能別白而奏請之區區所拜手而祝者正誼明道之儒一出必能挽頽趨而正世風決不和其光同其塵然而古有歎百鍊之剛而化爲繞指柔者豈嘗自意其至此哉亦漸磨之使然也昌黎云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媿嬰兩言盡今之世態矣執事其慎之哉宋初人才亦委靡自范文正歐陽文忠輩出而士大夫始激厲尚氣節韓魏公自言每遇大事即以死自處所卒能不動聲色而奠安社稷賢者之見用於世如此況乎以學顏志伊爲己任者哉跂予望之跂予望之本欲草一送行序因行旌不稍留不能猝成略此佈意幸無忽斯言

櫟村文集卷七

序

送陸徵君翼王先生南歸赴中丞余公幕序

自昔聖人既遠言語行事具載六經讀其書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以至家國天下各有倫理條貫至詳且明也率而由之則教彰而世治違之則否是六經之道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也然而道之顯晦亦各有其時哉嘗慨漢初承秦火之餘天下惟有易卜不見他書孝文以後郡國之書稍稍始出尚書十六篇逸禮三十九皆朽折散絕治詩者或雅或頌相合而成春秋止公羊穀梁不立左氏於學宮士之生其時者泯泯昏昏何不幸也然伏生歐陽申公轅固梁丘施孟魯趙桓公貫公及大小夏侯大小戴之徒相繼而起抱殘守缺各極其所見以補緝之何其勤而有功也東漢及唐註疏之學興章分句析以便讀者至宋濂洛關閩諸儒出而經

義大闡卓乎如日月之麗于中天後之學者一展卷而可以通知其義可不謂之明備歟乃世之人承襲科舉之陋學不過誦習其詞以爲釣取爵祿之資迨僥倖一得則束書不觀而酣豢于富貴其視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漠然無忠孝敬信之念動于中身敗名裂有所不顧而天下國家之事亦因之而輒壞六經之道幾何其不淪胥以亾也吾邑陸徵君翼王有憂焉徵君少爲黃陶菴先生高足弟子諸史百家無不搜抉而尤邃經學研精殫思折衷統貫皆爲之論註疏說期以施行于政事舉人心世道而返之古久遊京師名動人主向者與彙征之士同試體仁閣下屬有他故不與選退而益汲汲以授生徒傳來學爲事將抱負其業以老矣昔唐時有殷御史侑者註公羊春秋昌黎恨遭逢之晚願執經以卒所聞又陸給事質著春秋微指集註辨疑等篇子厚以爲吾生前距此數十年則不得是學今適後之不爲不遇然二人者考之

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不聞其他經有所發明也而韓柳之尊且禮者如此使得遇先生於今日更當何如哉雲章鄙鈍于經傳之旨無所通曉少之所習歷更憂患漸就遺忘逢學士真儒愧生于中顏變于外不啻如昌黎所云者今之離親愛笈詩書而來上都請業請益皆將于先生是賴又幸與先生同鄉里必不以其鄙鈍而棄之也旋聞大中丞余公將莅吾吳以師儒之席聘先生私心悒然不喜以爲中丞之奪吾師表也可如何旣而躍然以起曰吾何以一人之私而忘百州縣之公哉夫吾吳百州縣之民重困於財賦爲之上者未必皆勤於教誨食息之道今余公內仁而外義得先生焉朝夕左右必切切焉講明于古聖人之出言舉事以達之政教號令六經之道其復顯于此時乎先生行矣他日有南來者言吾吳之民樂休養而向德化無不蒸然動也吾固翹翹望之

○○送王少詹阮亭先生祭告南海序

望祀常典也。國家累歲舉行焉。然而將其事者必天下之賢者。非心怵而奉之。以禮不可。是其爲說常通於教矣。山川之神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盡其道。端其義。以事之。則不求其爲。而國與民並受其福。不端其義。不盡其道。以事之。則否。此事神之說也。天子神聖文武。嶽瀆效靈。四海平一。宜有以寵荅其神。況又有先王之故典在。奉是以行者。苟非竭誠盡慎。動中儀式。其神之或熟則王命之不謹也。此作忠之說也。在禮事神所以治民。作忠所以教弟。幽明君親之義備。而君子之教無不行乎其間。故曰惟賢者能盡祭之義。濟南王先生阮亭海內之人。無識與不識。共仰爲斯世之名賢。居大司成五年。非詩書禮樂其術不崇。考觀講解。無倦怠之色。四方鼓篋者。被其造就。率爲彬彬之彥。有文采明秀可觀。釋奠釋菜。齊齊勿勿。降升俯仰。必盡其容。牲酒器幣。必習其數。先聖先師儼若陟降。昭格其上。也。

天子以在位儒學之臣。罕有如公比者。特久於其任。以師表國子。二十三年冬。行省方禮。車駕東巡岳宗。分遣近臣祀岳瀆。重公以南海之命。晉位宮詹。往莅乃事。仰惟山川望秩。肇於虞帝。三代踵而行之。咸有事於四望。禮於四望。大宗伯有旅之祭。小宗爲兆以祭。大祝則於四望之祭。而爲之前祝焉。又云以沉貍祭山川。又云兆山川各因其方。夫言望未嘗言海也。言山川則羣山川而非海也。然而有爲之解者曰。四望日月星海也。公羊亦以魯猶三望爲泰山河海。是言望而海必舉之矣。且祭而及於羣山川。則海之尊者可知。公羊又曰。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而況河海之潤于千里者乎。三代之祭及海明矣。後儒拘其詞而不通其義。至有以禮無祭海之文爲疑者。天子於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而獨缺然於海。豈理也哉。唐初四海年別一祭。各主以其地之長。天寶中分命卿監。同日制祭海嶽之神。尊以王爵。祝號祭式。增於

其舊而南海祝融神次最貴封廣利王元和中國子祭酒魯國孔
幾以廣州刺史行事祠下爲昌黎所稱作之廟碑張大其詞而海
之神烜赫至今國家方望之事舉先王以來之常典而循行之
祭必近臣隆以王禮則略倣唐制而南海以王先生承命先生原
官祭酒其鄉又近魯人以爲與孔幾事後先一轍然幾雖賢擬於
先生則不足而昌黎之文先生所自有

天子所以寵異乎祝融之神也特甚於是朝之公卿大夫爭爲歌
詩以道其事吾輩太學之士習見先生於釋菜奠時先聖先師且
爲之陟降昭格而庸論其他乎然先生彌不敢易其事怵而奉之
是行也其以事神作忠之道教弟子以幽明君親之義者於是乎
在離別之思所不得而形也相率送先生國門外爲先生祖道酒
三行先生起執雲章之手而命以序謹拜手稽首序之

送陸稼書先生補任靈壽序

君子之身之所至務其有及人之澤而已其澤之所及遠近大小
之不同非君子之所可預期也君子身在一邑則澤及於一邑在
一郡則澤及於一郡而至以其身加於天下則其爲澤也遠且大
矣然方其在一邑也未嘗馳思乎州郡也方其在州郡也未嘗馳
思乎天下也有一毫自私自便之心者非君子無自私自便之心
而遂以地隘爲不足事官卑爲不足任者又豈君子之心也歟無
我之至而嘗素其位以行此古之君子以其身待用於世無所處
而不當者也伊川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何者舉世爭以慕爵祿爲心以瘠民肥己督促浚削爲能事而君
子者獨煦嫗而保息之見斯民之阽危不啻疾痛痲癢之切於其
身則雖一命之寄而其濟於物者多矣明道爲晉城令三年民愛
之如父母伊川謂其苟可以及民之事無不獨伸其志盡誠而爲
之然則君子之身之所至如是而已元儒吳幼清嘗以爲禹稷伊

尹之志。苟得一縣。亦可小試。彼其人。有安國家利萬民之心者。惟其所試。嘗有福惠以及民。豈預期其遠且大者。而略於近且小者。耶。然而天下之人。見其不施於遠。而施於近。不施於大。而施於小。皆相與齎咨嘆息。延頸踵踵。惟恐斯人之不登進於朝廷。而尊之萬民之上者。何也。誠以斯人之用於近且小者。有恢恢乎及於遠。且大之勢。吾君吾相。置之一方。則一方之人。專其施用之天下。則天下咸蒙其休澤。故君子之仕於世。不自計其身之通塞。而天下之人。嘗以其身之通塞為幸不幸焉。當湖陸先生。舊令吾嘉定。廉明仁恕。感物化行。不逾年。治績冠天下。天下之人咸知之。且知先生之所以治吾邑者。推之天下。有餘也。以不容於大吏。旋罷斥去。邑之士民。攀號哭泣。雖嬰兒之失哺於慈母。無以過也。而有心世道者。重有慨于先生之不究其用於一邑。且然。其他何望。既而獲薦於今大司寇魏公。得還其職。人咸曰。魏公之知人也。吾君之善

自遠近大小
前半言君子無
心天下人有素
此天下人有素
而君子之心後
言君子必如天
下之言此其
立言之大較
也

聽也。吾相之不隱賢也。是且有後命。莫不延頸企踵。幸先生之一日登進於朝。而平均其德澤於萬民也。今年冬待補京師。除書既下。竟得真定之靈壽。則又相與齎咨太息。以送先生之行。曰。是何其專而不咸也。而先生不卑其官。不隘其地。單車戒行。怡然沖然。方幸夫二程子吳幼清之所言所行。得以身體驗于其間。挾可以利濟天下之具。而止自安於其分之固然。孰有如先生之道。純而心不為動者哉。雖然。當先生之待補於京師也。吾聞朝之大臣。又有欲舉而擢之。待以不次之格者。昔明道以晉城令陟為太子中允。監察御史。用呂公著之薦。今既有慕公著者出。力能致先生於召見求對之地。先生必將起而為明道之所為。其必有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材為主。上朝夕告者。吾其以是謝天下之齎咨太息。延頸企踵者矣。膏澤之施。有不及於遠且大者乎。雲章為公之民。服公之教。豈徒快

其區區願望之私之得遂也哉

送家壽民之任晉江序

用古之道以觀於今之世果易得其人乎曰余未得其人也始余與鄉邑之士居所見名讀書考聖賢業者累百人其善者陽遵之不善者顯悖之未有能實舉而體之身者及余至京師所見士加廣焉其顯悖而陽遵者無以異於鄉邑也古之道若是其難乎然則用古之道以行於今之世其卒不可得而行乎曰奚而不可也人之心猶是也率百人而聚其心之公好者同也率千人而聚心之公好者亦同也推之天下無不同也用古之道以獲上得民未見其有阻也然而求之若是其難者何也流俗波靡趨向日下士生不乏清明之茂質而自童年以往父兄所教耳濡目染溺没于利欲之途甚者黷冒無恥肆意妄行而不顧視一二秉禮守義介然不污者反相與目笑之心非之以爲愚且怪而已嗚呼其果愚

且怪耶抑其見之明守之固行之中且正者耶以余所見吾宗壽民殆其人矣壽民貫本嘉定而移籍太倉余至京師始識之壽民之論以爲人之自奉者薄則取諸人者廉取諸人者廉則其施諸人者厚推其心將嗇一身以豐天下也而又以爲世之喪奪其所守者徃徃臨事利害不能以毫髮比無弗避此而趨彼自爲計者日工而爲國與民者日疎天下事遂因以大壞苟其置榮辱得喪於弗道臨之以患難死生而不變以其心與天地鬼神相質對而無有乎或欺則其於事也鮮不克濟其有不濟則時數之爲也委之而已噫是道也此吾所聞於古者之道也求之未得其人而庶幾遇之壽民也耶壽民司教績溪之三年進而爲縣得泉之晉江以去方其需次京師余與之朝夕上下其議論故壽民之志操余之知之者深蓋確乎其不爲流俗所拔者也受命之日人咸以壯縣爲壽民賀壽民獨內含戚戚之意時時發見於顏面其心樂得

簡僻以自任而懼望劇之弗勝也夫壽民之才非必不長於剗割而又勵是志操挾是議論以往寧有不克濟者哉蓋天下事恒敗於人之翹然自喜而成於人之抑然自懼非獨一邑之治為然也余以是益重壽民茲行也將以卜古之道之能行於今世也而猶恐目笑心非之徒於吾獲上得民之說弗之信也嗟夫以壽民之身約而施厚民之不得夫何患要在於為壽民之長上者出其公好之心以成吾說而已矣

送惠庶常元龍之任密雲詩序

吾友惠君元龍以庶常左官縣令得順天之密雲將行其同學者數輩舉觴餞之意不能無怏怏於君之去者以君之才於今為文學稱首出館閣牧縣邑失所宜處而太夫人春秋高冀得近地以便養密雲去其家尚三千里而外不得朝夕侍且於平日游從之士道義相鐫切文字相往復酬唱者無復聚處樂也是皆有關於

一難

一而字
一且字
一氣

一解

一氣
一字一
而字
三氣

一進步

君親朋友之故宜乎不能釋然於是哉然是三說者予皆得而解之古者重守令故郎官出宰唐張文獻公常欲科定其資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所以試諸艱而成其材也侍從之臣出牧於外庸何傷臣之事君義無擇地至兼為其親古亦有乞便郡以養者忠孝一原故弗禁也今君去其鄉雖三千里而外然自吳至燕檣帆相屬迎養不越月可達非有道途升降之勞邊徼荒遠之難致也而朝廷夙夜都邑遊居者猶幸其得近在畿輔郵筒往來朝發夕至豈必有惘惘離別之色哉且君固儒者儒者之為用或以為迂疎而寡效是大不然君多讀書熟於史漢以來循良之績若董仲舒公孫弘兒寬彼其人皆通於世務明習文法史稱其以經術飾吏治故天子器之君非其匹儔與君至縣相所宜而設為條教以之便民利俗而姦軌戢治化既行親導母輿行於其郊民物熙熙顧而樂之此為色養之尤者將使神州赤縣企望風聲而

三言膠連

一序如系

而此言更妙

左起

談說儒者居官之效。天子聞之。且必還君侍從。以備顧問。而資獻納。下之與吾徒。道義文字之樂。自在也。顧不休哉。君之行合而餞者十有三人。自與君舊在翰林。下至賤且困如予者。皆以疇昔同其志學。故得與焉。飲既卒爵。各為歌詩。以道其意。凡會於此者。皆今世能言之士之選也。編成可傳詠于時。且示來者。故又為文以志之。篇法峻整。

送阮亭先生奉使祭告西嶽并江源序

君子之行之脩於身者。無一不可通於神明。非待禱祠祭祀而始有昭格之理也。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於汝。又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此固以其平時之所行者信之。至於有所禱祀。而鬼神為之陟降。又豈待於言乎哉。韓退之謁衡岳廟。值陰氣晦昧。其詩自言潛心默禱。若有應。仰見突兀撐青空。蘇子瞻禱於登州廣德王廟。越日而見海市。其詩曰。率然有請。不我拒。為我

起。虻鞭魚龍。彼二賢者。豈以一日之霸心。雄氣求快耳目於神工哉。亦恃其平時正直。豈弟。無所忤於其神。故能以其精誠。呼吸與之相通耳。又雖如是。而使無雄詞麗句。足以發揮山川之奇偉。則亦未必能因事感發。而實顯其昭格之迹。故自退之子瞻之沒。更千百年矣。不聞復有其事。豈非以其人之難遇哉。新城王先生阮亭。其平時在位。所謂有靖共正直。豈弟君子之令德者也。所為詩文。如向者奉使有蜀道。南海集。雄詞麗句。繪炙人口。真退之子瞻之儔匹歟。今復被命祭告西嶽。以及江源。是行也。人咸謂江山之神。必默佑之。往時退之子瞻。不過以祝融石廩之勝。珠宮貝闕之奇。恐不得供其一日之觀玩耳。事出於私意。迹雜於戲遊。而神猶不憚為之驅率。以順其所請。而況先生之行。將之以天子之冊命。薰沐於家。拜受於廷。越數千里。至其地。潔罇爵。選牲幣。登降灌獻。一習於禮。而後行事者哉。吾聞山川之有秩祀也。以

其能出雲雨潤萬物使吾民年穀順成而無水旱癘疫之不時此其大者固所以報荅乎國家次之則退之衡山之祥子瞻登州之異亦寵貺乎其人而皆視乎其所以通於神明者以是知君子之修之於平日者不可不汲汲也吾於先生之行卜之矣先生將事之餘既得其所報國家者其他無所私請則已有所請當無不得其應彼西嶽江源之神不遇其人則已一遇其人如退之子瞻者有不樂呈祥獻異如衡岳廣德者乎先生舉其山川之奇偉一發於雄詞麗句者又當何如雲章將俟先生之還朝迎焉而質之似不及前登南海序也上非肩手所能

送家損持庶常入都序

朝廷之設官內外諸職居重而任要者多矣昔人謂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爲此言者自負以爲至論迄今越數百年卒亦無以易此以故典制相仍每三歲必舉群進士而

廷擇其可否誠欲得儒學文章之士以重其選也然擇之非不精也而其間亦有幸不幸焉其人宜居是選而或未必得之者未必皆其人則又其所遭之不同也然則人與地之適得其宜者顧不益重哉康熙戊辰舉於禮部者若而人知名之士推是科所得爲最

上親臨御而擇之補入庶吉士者若而人而吾家損持得焉中外聞之者莫不相慶以爲人與地允得其宜者矣先是詔天下學使考校州縣學生拔其尤者貢之成均損持與王君令貽吳君元朗皆吾吳中魁奇傑出之才鬱爲選首三君者一至京師而名翕然不二年皆成進士議者謂三君皆宜進而讀中祕書以吾皇上擇之之精而二君者不得與謂非其有幸不幸歟益以慶吾損持之遭非偶然也夫儒學文章爲上之所慎擇而下之所厚期如是可見得之之難今既得之而無不相與慶其遭則其人文

章之名於世何如哉。雖然此在損持可以無愧矣。而吾之所望於損持者豈徒然哉。國家所以重翰林之選者又豈止是而已哉。從來館閣之地所以養成人材而備異日公輔之器者也。損持給假歸里十餘年奉親之暇益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言其學益以奧博而精深其於古今成敗理亂是非得失及所設施之方本末先後大小詳略莫不講之熟而見之明。吾君有諮焉則以之入而告之。民生有休戚焉則以之指畫其情形而繪陳之事有宜舉而墜宜廢而沿於積習者利民即以益國。蝨國即以病民。一一洞徃古之鑒觀而從容講幄以開導之則異日所以弼輔吾

君而爲名公卿者在是矣。如是而所謂文章者豈特言語之妙云乎哉。吾知作爲制誥則商周之謨訓不遠也。歌詠功德則雅頌之什相表裏可也。坐而論筆之書又有異乎哉。損持之還朝也臨行

而邀余以言行哉言止是是所企足而竢者也。余無用於世分將老而委棄草莽所望於當途者豈淺鮮耶。與吾同邑而與損持同年同館者曰孫君愷似其以吾言告之若夫內外諸職職異而所以體國者同倘并傳示令貽元朗其毋以吾言諉之爲非已事也。

送魏禹平會試序

嘉善魏子禹平與余有兄弟之好歲乙酉十月相遇吳門追溯昔時作別於京師蓋二十年矣京師有張氏園者吾輩同學之士曾以乙丑之秋聚一十有六人於此酒酣賦詩慷慨激昂視碌碌者之不足伍將追古人而爲徒且謂國家科第之設正爲我輩取之無足難得之不爲倖後日即有致高位享厚祿者亦不過借以樹功業廣利澤盡事君之儀不虛報稱焉爾一時意氣之壯此十

六人者同之也嗣是而掇高第者果聯翩相屬十六人中未登仕版猶與計吏爲偕者僅一二人其白首諸生絕仕進之路者獨余

而已還顧二十餘年不惟升沉顯晦之殊轍亦有死生契闊不得相顧視者如姜編脩西溟惠庶常元龍等甚可歎也今之方顯於朝者有查侍講森山湯給事西厓查編脩夏重而魏子則方走京師覓官所謂與計吏偕者此其一也其他或游宦四方或解紱歸里或以事累坐廢余之不材至不足齒則二十餘年顛倒舉場非科第之獨難於余是有天焉非人之所能爲也余不敢以是爲戚戚獨嘗念歐陽子有言釋惟儼者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紀者以彼浮屠者流猶知慕尚功業以不得見爲怪而況其在吾儒乎同輩之奄忽物化者無論矣已往之歲月亦不足追悔吾於魏子之行知其必舉於禮部試於大廷必將得志得志必行吾之所欲行必將與查湯諸公舉疇昔所自矢者共相磨切悉出其謀猷致之主上溥之溥海震曜一時垂聲奕禩無爲碌碌者之所笑則吾與

有榮焉於魏子之行卜之矣魏子語余子尚伏田間學古之道守先待後子之職也噫魏子有以處余余能無厚望於魏子之行哉於是抗手而別旣別而爲之序以俟之

送家匠門會試序

子程子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其說反乎夫子之言古今之學者以立論蓋仕與學之不同也學之未優則專乎己而不可雜以外慕學優而仕則推諸人而不可間以身謀世之爲儒者不然學未有得於己而營營擾擾於富貴利達之途及其僥倖一得無非以恣其貪位慕祿之願惟日而不足問之以國家之利害民生之休戚漠然無一動其心考之以職業之當否不過趨走唯諾無所短長而已嗟乎豈程子之時已如是耶今之世去程子之時又加遠不得而不更甚耶吾行天下久罕見有仕不爲己而爲人者今一見之自吾宗匠門弟始匠門之心以爲人猶吾也己之

欲人所同然也舉一念宜思有以及乎人也發一言宜思有以利乎人也行一事必人之實有以蒙其休也人之疾苦如在吾身除之唯恐不急而可也雖其事亦古賢之所難幾然匠門自庚午登賢書以來慨然於斯世斯民嘗如此可謂能自任者矣匠門計偕者五而未第人但知其才藻之發皇名聲之烜赫而不能識其中之所存其知之深者即宗人中獨余耳間與余論身世之故未嘗不泰然自足於已而戚戚嗟嗟於無告之民夫人之所最難足者已也人之疾苦鮮不以爲與吾無與也呼籲之不聞目擊之不存苟有人焉不忍人之溺水而爇火將不惜其手足毛髮以救之者彼方目以爲怪且迂不羣嘲而咻之不止也嗚呼已之不爲而又禁人之爲其亦不仁而已矣物之與我同賦於大造猶父母生子而賢愚才不肖之特殊耳賢者少而愚者多才者少而不才者多故使賢者教其愚者才者養其不才者不至於大失其所以傷父

母之心耳今也所號爲賢者凌其愚者以自快才者戕其不才者以自殖可乎不可乎第其間親疎遠邇別於分而限於勢推之則有厚薄行之則有緩急若曰吾身之外槩可不問也天地間亦安賴有若人乎不亦同於愚不肖者之羣焉而生死乎而況又從而虐害其人者乎 國家設科目以待士光榮之尊顯之將使之圖利其身家耶抑以安撫其人民固邦本而爲奕世之計也匠門之志則大矣往古之興衰理亂講之學者孰矣自朝之大官以下數論薦之

天子知之久矣今者之出對大廷魁天下不足爲其難正慮夫光榮尊顯交集其身必將舉平時蓄諸中者而致之君一言之發揆其利乎人與否一事之行揆其人之實蒙其休澤與否推之至於言滿天下行滿天下亦猶是也此匠門之志必以斯世斯民爲已任而後其出也可以不負吾君不負吾學若曰時會所趨有不得

不隨之而轉移者豈其然哉匠門持是言以往試以論之當世之君子其有不詫以爲怪且迂者是亦古之仕者之徒也匠門名大受字日容所居在郡之干將門又曰匠門故以自號云

送韓修子入都序

往者大宗伯韓公以文章名冠天下學者稱昌黎先生考其所自得亦無有人之說者存焉耳吾嘗側聞議論亦猶夫退之之言也宗伯曰凡作文取之於心望然溢出必迎而距之至於再至於三然後以所得者操筆伸紙而書之否則不免於衆人之吾同也以是公之文絕去凡近獨追要妙至今四十年間學者循習膾炙味之而不厭退之之告李翊者其爲文之始末具是矣而宗伯與之昭合退之又有答劉正夫者曰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文豈異是乎宗伯之文亦異焉而已矣雖然異亦非求異之謂也帖括家言無非發明聖賢之至理但

他人道之而不能得其一二吾獨挾其理而出之以視夫尋常之論說不啻其去以萬里矣若有心以求異或流於怪迂或滯於隱晦或好爲偏激之論而不近於中道則又求異之過也而宗伯無是也要其歸惟揆以先聖賢之理而已而且澤之以古雅裁之以尺度玩之以磅礴馳騁抑之揚之以奧衍闕肆此宗伯所以爲文之大概也宗伯有文孫曰省曾字修子庶常君祖昭之冢子稟其祖若父之訓又能好學深思稱其家者也余覽其文而異之夫異於恒者宜顯其殆率祖攸行乎今則去鄉而求舉於京師其於發名成業何有哉余懼其求文之異而不盡揆之以理之不異也故以乃祖之所異而不異者告焉吾家匠門檢討修子之所從受業者也其夙昔講之熟矣今其往以是言質之

送蔣費李三子會試序

今之舉於鄉者世皆稱之曰孝廉因名以稽實甚哉其義之所包

廣大而無外也。曾閔大賢也，而以孝稱。武王周公聖人也，以達孝稱。舜大聖人，不過以孝之大者稱是孝也。其理一而分殊者。詳於夫子所作之經，其節目詳於禮記、曲禮及文王世子內，則諸篇其克之四達而不悖，有一事之悖而皆足以累吾之孝者。詳於祭義所載曾子諸章之論說，孝之所該約略在是。雖聖人有所不能盡矣。廉也者，臨財無苟之謂也。人之患莫大於取非其有，自一介謹之至於千駟，伊尹之自任以天下之重基此。湯之不殖貨利，推之至於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者，不逾於此。今之求仕者，圖利其身家而已耳。圖利其身則必至於遺親圖利其家則必至於後君，股人而生而殃及其民，貽父母惡名，國家亦安賴是人舉而進之乎？故夫孝隆於家者，非獨忠可移於君，仁民愛物之心必將油然而生矣。廉以持身者，非獨公爾忘私已溺已饑之念必將惻然而思，有以濟矣。是則孝與廉者，百行之所由始也。衆善之所由暨也。漢武

帝始詔郡國舉孝廉，最爲近古。即周世三物六行，賓興之遺意。其所舉者，大郡率一人，或二人，重其選也。然而求稱其名者亦已難矣。上之人汲汲以求其實，猶恐其名之不稱，況可并忘其名耶？今世取士考之以一日之文，豈能得其平時之行？猶幸而孝廉之名在人口也，則其實亦未忘於人心也。人心不能一息無此理，而顧可任其若存若亡乎？察之以常惺惺持之，以居敬存誠經綸之，以天地民物何憂乎？孝且廉之寔不克積於廣大哉？吾於吾郡之就試於禮部者，得三人焉：蔣子子遵、費子思任、李子綱。文皆能事其尊人，以孝稱；能砥勵其所守，以廉稱；其學進而不已，潔清而不污，爲文必本於孝弟理道，使有用。漢時郡國貢士之法，於今日其能外此三人者耶？蔣子以前年辛卯舉，費子李子以今年萬壽特設科舉，皆將驥首。皇路誠守是道，以往體之以無間，擴之以無外，於以輔導。

聖天子有餘矣。區區掇拾上第云乎哉。

送魏昭士還寧都序

寧都魏子昭士。向者余與之別於京師。三十年矣。又從而遡其前。則相遇於吳門者。加遠焉。癸巳之秋。復來遊吳。執手道故。皤然兩翁。幾不識面。既喜且驚。相與感慨歎歎者久之。人之生世。幾何年。三十年則一世矣。人之相別動成一世。其爲別也。幾何。追省舊游。如吾兩人之皤然成翁者。十不一二存也。宜乎余與昭士之感慨歎歎而不置也。寧都之魏伯子叔子季子三先生。名聞天下。叔子先生尤以才辯縱橫伏一世。東南學者咸傾向之。昭士則季子先生之子。而數從其伯父游學於外。得其指授尤深。故魏氏之能世其家學者。尤推昭士。余讀昭士之文。信足以豪矣。雖然。猶記昔時陸稼書先生語余曰。子之於文。勿更求工矣。子盍求進於道。道有不容已於言者。用子之文達之足矣。余聞言而聳。以是白首矻矻。不敢懈。自知於道實未有所望見也。而此心之爭衡於文字間者。日消月磨。漸覺其渙然釋矣。余之文不能追躡昭士。顧道之精微。日在人倫日用。而不容以斯須去。雖聖與賢。身體之而有所不能盡也。願吾昭士。其以稼書先生之言加勉之。余之齒更長於昭士者七年。對昭士則滋愧。斯行也。勿以其將老耄而舍之。昭士其必有以處我。

樸村文集卷八

序

〇 蠶尾詩集序

古今詩人莫不以李杜爲絕詣矣李杜而外無有相雄峙者乎曰曷爲而無也退之子瞻後李杜而詣其極者也然則退之子瞻襲李杜爲之乎曰前乎有李杜焉後乎復一李一杜則不得爲絕詣矣李之與杜固不相襲者也退之學李杜而非李杜也子瞻學李杜尤學退之而究非李杜亦非退之也李杜之作漢魏以來詩人之總萃得乎風雅之傳之正者昌黎則加恢奇焉排奐焉而一變矣至于瞻則加瞻博焉整比焉以恣行其奇奐者而又一變矣然其歸要於禮義其用使人各得其情性則亦猶之正而已矣此四君子之所以各詣其極而更數百年以來未有起而配之者也然如有起而配之者將爲李爲杜爲退之子瞻以肖其形模乎抑又

有別異於四君子者也吾師新城王先生以詩名海內者四十年自縉紳先生下至逢掖士言詩者必歸之先生聞焉而慕見焉而悅自度其力之必不能至焉而服爭相趨而師尊之極一世之宗工秀人無異詞或以爲太白子美或以爲退之子瞻固皆擬之而得其倫矣然而先生實不爲李爲杜爲退之子瞻者其澄淡簡遠者得之二謝淵明王孟韋柳其舒和高曠者得之何劉鮑照沈宋王昌齡李頎錢起之徒其抑揚適壯得之子建公幹子昂達夫常建杜牧之諸人其風容色澤亦間而爲徐庾溫李而時時出其力與太白子美退之子瞻馳騁角逐則不見其毫釐分寸之不迨焉至由四君子而下數之如放翁石湖趙閑閑元遺山高季迪李西崖世皆號爲詩人之宗者以視先生抑亦莫之及也學者以先生追配太白子美退之子瞻固有不相同而相雄峙者乎夫歷唐宋以來千有餘年之間止此四君子挾軼而起而他皆不得而頡頏

焉何造物者之生才若是其難也然以四君子之魁壘傑出各極其才之所造而不可齊以一致先生起而配之更有以自別於其間何造物者之生才又若是其奇也然後知豪傑之士能自拔於千古者雖極其所傾心而學之之人未有肯一襲其陳迹而爲之者也先生漁洋前後集及蜀道南海集之刻學者幾於家有其書矣復次其乙丑以來之詩爲二卷謂之蠶尾集先生曰吾少壯時歲得詩不下三百首今十年之中而所作止是子其爲吾序之雲章嘗見向之爲詩者人盡曰吾師盛唐而規摹聲響汨喪性靈已甚自有先生之詩唐人之真面目乃出而又上推漢魏下究極於宋元明以博其旨趣而發其固蔽以迄於今海內才人輩出則又往往自放於矩矱以張皇譎詭爲工滔滔而莫之反先生近年遂多爲淡泊之音以禁其囂囂無益者雖向之所作極其意所欲言未嘗有溢於性情禮義而今尤範以性情禮義之正使之自唐而

溯之以不遠於風雅之傳亦猶之窮河源者必返之崑崙星宿沂江流者必返之沃焦羊膊此則先生茲集之微意歟雲章不敏所謂不造其堂不躋其闕者然以太學弟子從先生遊有年矣前之所言乃天下所共見於先生非自章發之也後之所言則先生以詩立教之旨而是集之刻尤願與世之同志潛思而知本也哉其曰蠶尾集取諸東平之山在小洞庭河中者唐蘇源明宴遊詩序有左拂蠶尾之言而先生詩亦有云積雪明蠶尾浮雲下洞庭者可以想見其處云

蠶尾文集序

天以天下之文章付之於人柄莫大焉人以千古文章之事任之於己統莫重焉天下之物皆可私而有也獨文章爲天下之公器天以人之所可私者授之於人不難於齊給其欲而獨若靳之以文章非以其可公天下乎人之所有皆不旋踵而奪也獨文章歷

千古而久存人以天之所旋奪者有之於身不難於備享其盛而獨不能與於文章之事非以其可歷千古乎以公天下歷千古者舉而畀其柄於一人總其統於一身而豈偶然哉天於是人必萃其淑靈和清之氣以生故往往近者數十年遠者至數百年而後得一興焉若唐之李白杜甫之於詩韓愈柳宗元之於文是也文始於六經聖人之作承之以丘明馬遷仲舒賈誼劉向班固諸賢而後昌黎柳州出而彙其傳詩始於經之三百篇承之以屈子之騷蘇李曹劉陶謝之五言至沈宋子昂源明盡古今之體而後李白杜甫起而集其盛則夫李杜韓柳非數百年而一生者乎其間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韋應物李翱皇甫湜之徒人雖竝世而世不恒有所謂數十年而一生者也夫越數十年而一生則其於文章亦往往得夫柄所旁寄統所分屬者焉若其盡操天下文章之柄而紹古今之統者非此數百年而一生之人不可新城王先生

阮亭以文章名冠天下者四十年天之所付以統系古今之作者蓋數百年而一生之人也詩有漁洋山人前後集三十八卷蜀道南海集之孤行者又各二卷天下之人無不誦習之者其推尊而歸向之以爲先生今之太白子美也雲章近者亦以此序先生之詩羣知其非溢美矣先生之文其散見者雖多而未有專刻行世其所爲序記書賦碑誌銘等得其一言者爭寶以去而語之以先生之文昌黎柳州之文也容有或信或不信者自雲章考之固嘗以先生之詩蓋不爲李不爲杜者而其爲詩人之總萃得乎國風雅頌之正者猶之李與杜也其文亦不爲韓不爲柳者而其爲文人之總萃得乎續言記事之正亦猶之韓與柳也先生以秀偉特出之才經傳史記百家巨細穿穴其所從出一莫知紀極而皆本於意所獨運以追配乎李杜韓柳而無不足而世之或信或不盡信者則以詩家自南渡以來太白子美之宗風雖有有意以振之

者而力皆有所不迨明自初葉以後尤散亂而無統先生之詩出蓋五百年無此作矣故見者翕然而師尊之無異辭至於文則大昌於宋下迨唐應德歸熙甫猶有昌黎柳州之具體存焉夫亦流風未墜見者狎而玩之乎今蠶尾集之刻爲詩二卷爲文八卷又次其襟文舊稿十四卷將與天下盡見之矣其尊先生之詩於李杜者信之尊先生之文於韓柳者寧有不盡信者耶先生旣自以數百年而一生之人振興斯世之文章而尤樂與斯世之君子共其旁寄之枋分屬之統磨礪洗濯爭相奮於數十年之間固已彬彬乎有人也士之幸而出其時者與先生並世宜知天人之運會文章蓋特際其盛爲數百年而一觀者其亦慶已之遭也哉若夫先生受知

今上特擢侍從斯又昔人所稱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者故援先生以重是選歷今二十年位登列卿清忠諒直以道自將爲中外

所共信此則先生所以爲文之本學者又不可不知也夫

大學士李公容齋千首詩集序

相國合肥李公輔政踰年以宅憂去

天子虛其位以待服既闋即驛召公公來未一月也求士於少司農新城王先生又求士於編修仁和湯君王先生雲章舊所師也湯君友也則皆舉賤姓名以對公既聽而誤信之他日侍於王先生而公適來雲章不敢見而匿焉王先生語公向所云張生固在也公急索之見所以獎厲撫慰之意甚備且以雲章從事於筆硯久命爲言以序公近所編集後雲章慚且懼承命反側累日越月自念十年前在京師公時爲少宰名聲即塞天下文章功業遍滿於士大夫之口又好引接後輩後輩之登公門者輒誇於人以爲榮而雲章獨不能以一言之介自達於大賢君子之前而其心之慕望愛悅徒不能自己以至於今公之位日高至爲

天子之宰而雲章重來於此猶然匹夫之賤而羈窮之迹殆有甚焉乃反以師友因緣之幸辱公一日之顧盼而且得以綴輯語言挂名鉛槧之末豈非事出非望而榮施後世者乎用是敢拜手而系之以言曰昔之人有謂劉柳無傳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蓋以二者之在人得之爲難其兼之者尤難也姚宋劉柳皆一時挺生之人而足於此者或缺於彼豈天之付予固有分限耶人之材力各有能不能耶何其兼而得之者之難也至於文章尤世之騷人羈客與夫仕宦連蹇不遂者感發於憂愁無聊始得專心壹慮求工於其間若夫遭時奮身佐天子出政治日不遑給而又奚暇於文章哉且如漢之西京文最近古而絳侯推少文博陸不學無術史交譏焉蕭何收秦圖書曹參學黃老於蓋公魏相對策上第丙吉亦通詩禮大義而四人者卒不聞甚以文學顯豈其能焉而不暇以爲歟抑亦材力有限也唐自房杜以還相業之隆而兼

盡心於文字者吾得四人而已張子壽權載之韋德載李文饒是也宋之人才比美三代乃得數公焉其尤著者則范希文司馬君實也考其爲集多者至數十卷少者亦不下二三十卷則固烺烺炳炳於千古矣公以重德偉度立朝以忠言至計謀國以綜練名實開物成務又自少好學今在大位手不去書資其博聞強識以發揮於用入行政其事業功德書之竹帛而莫罄非予渺見寡聞之小子所能具道也其爲文辭散見於作者之林則嘗得竊窺一二隱度而比擬之稱子壽者曰風度醞藉稱載之者曰積思經術雅正瞻縟稱載德者以爲早年才麗自入爲學士以往皆經綸制置財成潤色之詞稱文饒者以爲號令大典皆出其手至於希文君實稱之者一則曰於仁義禮樂雖弄翰率然必歸於此一則曰如金玉穀帛藥石之必適於用是數者公將奄而有之宜其烺烺炳炳與德業事功竝著天壤而垂永久矣舉姚宋劉柳與夫西漢

諸人之所不能兼者而兼得焉非天之賦予有獨優而材力無不迨者孰克至是哉是集之刻所爲制誥代言章奏議論與夫碑志撰述之文皆未及與獨先之以詩歌古今體而又以所作至多裁其繁富擇之過精限以千首公之詩海內傳布久學者尊之又不敢序帝向者諸公之比刻旣成幸得家有是書矣顧雲章何人而敢序公之詩哉韓退之間代之英也殷御史侑以同僚之舊使之序其書退之尚欲執經座下獲卒所聞而後無辭今以公俯視雲章地位之闊絕大賢君子之於輅材小生而辱之以序其可易而承諸使遂執經而卒業焉善誘多方其心開釋庶幾一窺要妙之義而得以據其管測之見茲第就其十五年中所仰望於公者而慶其一日之遭輒不自度而附以斯言焉雖然公於赴召之初即汲汲以求士爲心者非徒以其綴輯語言譽道盛美而已也必將有以取之果欲有以取之則世必有賢士焉能補公於見聞思慮所未

至者而雲章非其人也得毋以王先生湯君之言爲過相假借也耶

武定李文襄公文集序代

昔之稱三不朽者曰立德立功立言是三者其輕重難易緩急之辨較然矣而世之君子往往捨其所難而圖其易先其所緩而後其急舉其所輕而遺其重此詞人學士所由以專家名於世者比肩立而求其根本枝葉曷茂條達而出之者罕見其人也夫苟舉其重則輕者隨之先其急則緩者系之圖其難而易者不終置之矣此所謂行有枝葉與夫辭有枝葉者異也行之枝葉此從乎其根本者曷茂條達之謂也辭之枝葉則蕪詞蔓說而已矣柳子厚稱文士之多曰今之希屈馬者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數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蓋其時立言君子大盛而然也雖然吾恐其不免於蕪詞蔓說之病也若夫一二立德立功之君子如諸

葛武侯之有前後出師表范文正公之以萬言書上宰相豈嘗引筆和墨學爲如此之立言哉而其言遂駕千古之文人而出其上無他其根本大也今之世所謂文人其多不下於柳子之所云吾豈敢謂立言垂世一不本之乎德功然而乘時際會灼然樹勲業勒鐘鼎爲國宗臣保世利民者嗚呼可不謂難哉惟故相國武定文襄李公真其人也當李公之巡撫浙江也滇藩倡亂閩粵聯爲腹心相繼背叛東南半壁爲之震動公所鎮地適當其衝假令謀略或疎戰防稍懈賊得踰仙霞嶺而北則其憂叵測人民之糜爛極矣公本一書生以其忠勇武怒倡率將領鼓勵士卒擇其勁者扼守險要賊不得過其地尺咫而益日夜訓練擐甲不釋儲積共侍無少缺嚴科教而信賞罰三軍之氣日作而賊不數年間已坐困公乃指揮出奇以順取逆一戰成馘醜類悉殄於是公之忠誠著於海內而其功在國家者偉矣保全東南而民生之陰食其德

者大矣以視范公之在涇原鄜延環慶諸葛公之出祁山武功雖
事勢不必盡同而威略無多讓焉逆孽既剪

上以公元勳舊德虛冢宰以聽逾年而入內閣爲大學士翊亮毗
輔者又數年公乃以老乞歸能如是尚安以立言爲哉而公之言
自有所不可廢者讀其詞彷彿武侯之出師文正之萬言者有矣
皆由根本而枝葉故暘茂條達而不得有蕪詞蔓說者參焉公薨
又數年而其子某以公之集若干卷來請序余謝不敢既而思之
公百代偉人恐夫人之仍以文士家言求之也故爲本其所根柢
者告之

○○ 顧編修西湖識淺集序

今年余客廣陵顧編修書宣以其秋歸自杭之西湖示余一編詩
讀之終卷中有句云翡翠鯨魚有別解不覺有會於余心也作而
曰即以此論先生之詩可乎自杜少陵有言或看翡翠蘭苔上未

掣鯨魚碧海中後之言詩者無不以爲不易之論矣竊謂蘭苔翡
翠亦有不可得而少之者視乎其時因乎其地即其事而施之稱
焉而可耳夫鯨魚掣海喻其才力之雄鷺子美蓋自有之故托言
以見意當時詩人惟太白可以語此故二人竝稱昌黎曰李杜文
章在光燄萬丈長義山曰李杜操持事略齊三才萬象共端倪二
人之言亦即碧海鯨魚而通其意者也然而少陵之詩不有曰香
霧雲鬢濕清輝玉臂寒乎不有曰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
舞筵乎非近於蘭苔翡翠者歟若太白詩中此等語又不可以一
二而數矣故余謂視其時因其地即其事而施之無不可者西湖
之佳麗天下之豔冶窈窕也說者每以西子擬之編修攜其愛姬
扁舟共載避暑湖上跡其時曉風涼月團扇輕紈跡其地翠煙碧
柳螺黛四圍潏灩千頃跡其事青蛾皓齒掩映於湖光山色間淡
粧濃抹彼此總覺宜人編修於此柔情婉約撫相如之琴操北京

之筆雖欲不蘭若翡翠得乎編修少有異才負奇氣往者挾其橫空排冪之作南下吳越北走燕趙才人騷客莫不降心俛首雄雉齊一集傳於人人皆曰編修之詩碧海之鯨魚也即所謂光燄萬丈而三才萬象共其端倪者將庶幾焉於此俯而爲翡翠蘭若容色相鮮之作不更工且麗乎要其掣鯨魚之筆自在也卷中病癘九言非其本色乎且少陵之論又以爲別裁僞體親風雅彼所惡者僞耳雕繪繡刻全不本於情性者當別裁而去之惟風雅之是親蓋詩莫不本於性發於情貴止乎禮義此國風所以好色而不淫也編修此編夫亦變風之遺容何傷有編修之才亦何所施而不稱翡翠鯨魚兼之可也分而出之可也此其所以自謂有別解者耶雖然先生自甲戌鼎貴予假還里殆將十年學益粹才益贍今出而羽儀天朝也作爲雅頌歌詠功德將與商周之作者竝則是編特其間情所寄而非可以此爲編修才力之極則也其自深可爾康熙四十一年十一月嘉定張雲章叙

小秀野詩集序

京師四方賢豪之所聚故交友者樂遊之然而交之不以其道非惟不能得友之益從而喪失其所守者有矣昌黎云在詳擇而固交之此言爲得其要矣自吾來京師聞吾吳中顧子俠君聚八郡之士百有五十人爲文酒之會於其所居之秀野堂俠君之於交友何其所好之篤而友之來自四方者抑何盛哉竊疑其中固不無濫及者今年俠君來京師人人欲得俠君而交之而俠君之所推擇至詳且慎其所與往還賦詩贈答觴酒流連無一人能少損其聲光而皆有取於立志營道之同者而且一與之友久而不變是果有味於昌黎子之所云者耶雖然昌黎之言友之之道也

而未及友之本友之本在我而已。俠君之來橐其書數十萬言，一日而名赫然遍都下。是所謂根茂而實遂，膏沃而光暉者，宜乎世之游光揚聲，務華絕根者之望而不敢與之友也。此俠君所以交之之本也。然而秋俠君不得志以歸，既歸而不忘其友，因以不忘京師，合其自秀野、襍被道途所經，及至之日，所作與夫諸君子之屬而和者皆在焉。及還家而仍寄都門者爲止，爲時一年所爲詩若干首，次之爲三卷，其名集也。何以曰小秀野？蓋秀野之居爲地數百弓，雜蒔花竹，爲屋五架三間，嘯詠其中，過從者日衆，其名已馳東南而聞於京師矣。在京時復即寓舍而稍加葺焉，植以小草幽花，顏曰小秀野，自爲詩以紀之。諸君子相與和之，因而小秀野之名遂傳於都下。今以此題其集，其意可知。後之君子當與小雅之伐木、淵明之停雲同一致思焉爾。

郭于宮詩集序

余於揚州前後獲交其士大夫，蓋三四輩矣。癸亥甲子之交，客京師，與汪刑部蛟門數過從，論詩刑部語予子之詩，恐不合於時之好尚，奈何窺其意，若將引爲輩流者，余愧且謝，以先進之禮事之。越三四年，余在江南，今顧編修書宣渡江遊吳中，與余相遇於崑山，一見定交，讀其詩驚而畏之，知其爲蛟門之所亟賞而盛稱者也。無何，書宣以第二人及第，海內震之，尤以能詩爲後進矜式。時刑部歿矣，而知人之明信於當世，且其意尤在不私其鄉之所有，而欲公之天下也。若書宣者，固非揚之人之所得私也。又數年，乙丑之秋，余在揚於儔人中識郭子于宮，心竊異焉。因得而交之，讀其詩奇其才，以諗之。書宣書宣之稱于宮，與向者蛟門之稱之也，無以異。自後余連歲客於揚揚之士，前乎于宮，後乎于宮者，皆得而遍交之，蓋無不推讓于宮者。于宮秀傑之才，得之天授，而其爲學朝夜孜孜，日新富有如大賈之籠百貨，其間象犀珠玉珊瑚木

難奇珍畢致搜而擇之勤且精陳而列之都以麗參錯而互用之光怪溢出奪目而交輝方且藉爲家寶蘊爲國琛矣余又見其數年間進而不止變而益上編修之稱之也至不容口其意非欲推而公之天下也歟昔歸太僕嘗言吾吳中自來先後輩相接引非他郡之所能及流風餘韻至勝國之末猶然所以俗厚而意真及一二編中者出好貶抑人以自高數百年忠厚之俗因以破壞今徵之於揚而得汪顧二公不啻昔日之吳中爲可羨也于宮梓其集五卷而問序於余豈以余辱交於二公間亦以年輩齒及之乎余反覆其集而知其將來必非揚人之所得私其比肩於編修無疑也請以是集爲先識者之驗故不覺有感於于宮之鄉之前輩而其繼是而起者吾不知于宮之稱之又當誰屬也

周庶常策銘詩集序

余之與周庶常策銘交也憶自壬戌之春始時庶常在京師已逾

年方鼓篋國子學治制舉業甚工間以餘力發爲歌詩已足與世之專門名家者騁然京師之人知庶常者尚寥寥也大司成新城王先生乃亟賞之其同業之士知之深者則莫若余自後余出而庶常留名日隆隆起中間更越江淮渡錢塘下浙水涉嚴湍登孤嶼題詩彷彿謝康樂遊踪而其詩得山水清音亦略似之至才力之雄怪如

百韻讀者擬之南山北征駸駸欲追躡韓杜迨余

再入都而庶常又先在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曰周君天下士也與余道故舊甚歡經時越月不相見則相勞問彌勤所爲詩益多王先生尤亟稱之戰術藝之場莫不遜避推爲先登而君果連掇高第以去選入翰林而君之名遂播天下未幾以外艱歸服旣闋遊於諸暨沂九溪尋五洩之勝幽遐險絕攀緣不至之地前世好奇之士若陶石蕢袁中郎所躑躅而返者靡不究極焉得詩數十篇每篇有小序以引其端興趣所會不雕鏤而工不藻飾而麗盡崖

谷之隈會畢狀其情形俾覽者恍然如足歷其境而目擊其奇祕也君之遊以去年辛巳之春其夏與余相遇揚州即以序相屬今春訪君於五茸城合其前後之作編爲七卷而索序尤勤首曰學語集者斷自戊辰之歲余向所見壬戌以前足與專門名家騁者不列也猶自以爲學語其謙謙若不足之心何如也曰甌江集者即登孤嶼諸詩也曰青檀集者凡三皆客京師作也曰匪莪集者艱歸之後思慕其先尊人無已也終之以鳴玉溪蓋諸暨之九溪鳴玉爲勝故取以名其集也其繼是而有作則吾不復能測其所至已總之曰華鄂堂集者庶常爲人修潔敦行孝悌其仲氏軒三自少名與兄埒雲間自二陸以來人以君兄弟配之君亦自喜其弟之能頡頏故編其詩成而名之曰華鄂堂集也嗟乎士君子之發聞於世豈偶然哉修之家蓄之身伏習於先聖賢人之典籍發見於語言文字之間而後由一鄉一國而之乎天下始相與稱道之無異詞豈偶然哉今庶常名在天下其集必傳世久遠無疑世之覽者當必得其所本矣獨余與王先生識之於舉世未識之前可以賀余之知人也是以不辭而爲之序

趙贊善涓流集序

益都趙贊善秋谷先生幼負蹕絕之才未弱冠擢禮部高第入翰林擺落制舉家言一意肆力於古今體詩其爲詩遂屈儕偶而上之新城司寇王先生方以詩名冠海內海內稱詩者莫不宗仰山東之學然山東自王先生而外咸自謂不敢與贊善齒贊善欲然益自下曰太白不作黃鶴樓詩自遜前人也橫鶩何爲者於是噤不作詩者四五年王先生知之曰噫子過矣寧退避老夫耶遇其來爲置酒而酌之請弛其禁於是贊善復稍稍事吟詠逾年而編次成集題曰涓流予觀贊善之詩皆淘練澄汰而出之其絕去瑕類如淮濟之清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見有秋毫之玷其意適游泳

如莊惠二子臨濠梁而觀魚樂。莫名其所以然。然則其詩之潔且雋也。至矣。今而蓄之久。發之深。沉浸演迤。有潰且決之勢。殆浩乎沛然而成江河之觀矣。夫江始羊膊。緣崖散漫。殆未堪濫觴。河發崑崙。從高注下。九流分逝。潛行地中。亦未遽見驚波沛厲也。究且至於灌百川。走萬里。浮天載地。孰非此涓涓者始之哉。贊善詩由唐之右丞襄陽。以及岑嘉州。韋蘇州。諸賢放而之於太白。亦何以異是。昌黎子曰。近憐李杜無檢束。爛漫長醉多文辭。大抵才人之作。始由無檢束。而至於有檢束。繼之由有檢束。而復至無檢束。則其自得。有不可言者。今贊善之才。之橫逸。又時時逃於酒。而善醉。極其爛漫之所至。以之幾於太白也。不難矣。向之涓涓者。不且爭擬為江為河也哉。雖然。贊善蓋別有取爾者。贊善性抗直。不能容物。往往面斥人過。其於詩文。尤挾擿聲病。斤斤不稍貸。以故人多怨之者。則嘗誦家語之言。金人三緘其口者。曰涓涓不絕。成為江

河。又以寓其自警之意。如是。則贊善更深遠矣。於其來吳。曾與之朝夕議論。不鄙。謂余屬序。以斯集云。

朱文盜笛漁小草序

秀水朱檢討竹垞先生。有才子曰昆田。字文盜。天下之得交於先生者。鮮有不兼交文盜者也。文盜之才。清雄絕麗。得之胎性。而先生於書無所不窺。其與博。非特今世人所罕及。文盜趨庭之暇。略能盡通其家學。以其餘技。發而為詩。其小得固已精緻雋潔。其大者磊落排奐。世之讀之者。不以為入玉溪樊川之室。則以為登昌黎眉山之堂矣。獨怪今世才人。橫飛捷出。克塞皇路。而文盜年未五十。竟以窮死。豈天之生若人。豐其才。而嗇其遇耶。抑先生之泊然寧靜。不欲以世人之所榮者榮其子耶。獨其所成就如此。無忝其家。為可傳也矣。先生有文類及騰笑集。行於世。膾炙人口。續集之成。復甚夥。而文盜自名其所著曰笛漁小草。先生將彙而刻之。

附其集以行。而屬序於余。余惟東坡先生。常言在海外時。其子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爲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東坡之稱其子如此。必非徒然者。而今世叔黨斜川集。罕傳文人學士。往往以爲恨。文蓋既能以其金玉珠貝之先。生於生前。歿而得附先生之集。以行於無窮。吾知後世必將比之。蘇公父子。而無復遺憾者。其在笛漁小草之刻也。夫

王給事鸞臺集序

士君子立朝。豈必以久暫爲期哉。適乎義而已耳。義可自將。方樂其志之得行。無嫌乎久也。不然而曠其位。尸其祿。不可以一朝居矣。故風節者。士君子之所以持身也。進退之際。所以勵風節者也。雖然。使我而欲自暴其風節。亦非純臣之用心矣。發乎誠。本乎忠。變動乎其所不容。已雖以之重得罪庸。何傷。況止於奉身而退乎。是道也。亦何與於文章之事哉。然而所關乎文章者。大矣。唐之王

維杜甫同時。負盛名。先後爲拾遺。給事中。維之詩。雖渾涵光芒。迥不迨甫。而亦自沖和閒遠。可愛。顧自當時。後世皆知重甫。而不及維者。何哉。維官至尚書右丞。歷職不爲不高矣。事元肅兩朝。不爲不久矣。甫以至德二載。夏拜左拾遺。論救房琯。幾至得罪。乾元元年。秋。遂去官。計其居位。不過涉一歲。逾二月耳。後嚴武表爲參謀。纔得檢校工部員外。而至今人尊稱之。無異詞。夫亦可以思其故矣。吾友給諫王君西亭。慕杜者也。平生爲詩。博綜古人。而尤奉少陵爲宗。自諸生時。已有高名。通籍以來。宦轍在數千里外。崎嶇蹭蹬。十餘載。而始以報最擢。居諫垣。不數月。有所論劾。抗章上之。天子爲改容。悚聽已。而竟以罷去。平生故交。莫不搢擊爲君惜之。君顧昂藏自若也。日與其所知。嘯詠酬唱。無間。南歸之日。詩益多。探其篋。得在諫垣時。藁若干篇。付之梓。名曰鸞臺集。鸞臺之名。亦踵乎唐。以爲稱也。唐制。左右拾遺。分隸中書門下省。而門下省號

爲鸞臺杜詩所謂宮中每出歸東省是也君在職之歲月與杜爲拾遺時無異豈夙昔慕尚之心有不期而合者耶抑遇事納忠慷慨奮發同歸於義者耶君雖誠結於中言所當言未嘗以此自多然仰其風節者安知不與杜拾遺竝稱耶今

聖明在上容納諫諍而下之循默成風其有勵難進易退之節者罕矣君獨不苟其位足以激濁而揚清又安知聞風而興者不多耶君詩名在海內余之評君詩者亦有素傳之後世讀君集者必將尚論君之風節而益以高君無疑矣摩詰之屬烏得而擬君哉

○○ 周荆山長干集詩序

予壯歲遊雲間與其地之賢者交即得周子兄弟其才既相頡頏名稱亦相上下人比之士衡士龍非虛也策銘旣取高第入翰林

結知

聖主今歲典試滇南擁旄乘傳司文章之柄人皆以爲儒者之榮

而弟荆山名未離貢書每三歲余必遇之省門棘闈間相勞苦甚備余旣冉冉以老荆山齒髮未衰亦且年過服官政矣今之世稍以文詞自名者一遭擯斥叫呼詈聲徹有司之耳有司亦震而攝之試期將至必曰某士某士不可以不得也相與潛加物色焉雖環堵之子以此掘興者多矣况介弟貴公子乎荆山有盛名於時而以策銘爲之兄使其欲插羽翻凌煙霄直一反掌間耳顧乃迂迴連蹇垂三十年與余之蓬藂而行者無以異余私覘之未嘗有於悒侘傺稍見之顏色者豈其中別有自得者耶辛卯秋報罷後寓書於余示以長干集抑且放情於江山之勝搜訪晉宋以來諸賢之遺軌與夫民物土風之遷變治亂興壞之得失一一見之於詩其辭沖和雅繕而無噍殺之音其屬思瑰奇崛律而悉範以律度或芊綿綺麗而不流於靡曼皆意有餘於言未嘗見其無聊不平發之愁歎者其果中之所得深耶余嘗以爲士人應舉此殆

有君臣之義。世道之責。兩不可辭者存焉。至於出處隱顯。彼之漠漠者。固有宰乎其間。其來也不可禦。其未至也不可強。而求不自潔以遺世。不徼倖以就功名。荆山與予。其同此志乎。雖然。予老矣。甘以泉石自安。荆山其俟定命之至。益殖其學。以與其兄作為雅頌。發揮聖朝之德業。吾知必於是編乎先之矣。於是乎書。

○○ 魯菴上人詩集序

余於方外之士。未嘗交一人。有之自魯菴始。始余少時。不喜浮屠家言。屏不觀省。中歲汲汲其所不迨。實未暇旁涉。間一見其書。則言雖多。而歸於空虛無實用。以為不足深求。柳子厚嘗言退之斥浮屠。是知石而不知韞玉者。予寧蹈其譏。不顧也。又多見習其教者。熟於世緣攻取之術。而真能絕去根塵。淨觀自得者。實罕遇其人耳。魯菴居吳郡之東禪寺。向與吾家匠門顓三結蓮社之好。篇章贈答。有唱斯和。余以為此殆今日之浩初文暘也。既而常與之

接。灑然有出塵之致。其中澹焉漠焉。實有以安心而自勝。故其於詩。不加雕飾。而清遠閒適。人自不能及。又恐限於方隅。不能解脫。一旦提錫振衣。渡錢塘。出滄海上。普陀叩擊其長老。得所謂真乘法印者。轉而之天台。鴈蕩。恣探其奇勝。以極山水之好樂。歸而次第其詩。得若干首。詞加恢奇。識加超詣。將與夫昔之道林惠遠為桑門上首。豈徒浩初文暢之儔。區區嗜文墨。閑性情。見稱於一時士大夫之口哉。雖然。惜矣。余不遇之於二十年前也。今魯菴亦將老矣。使得早見之。當如昌黎所謂方將斂之道。吾欲冠其顛者。魯公未必不隨吾而尋孔顏之樂也。因竊歎而以語匠門顓三。即以是言序其詩。

樸村文集卷九

序

嘉定四先生集後序

吾邑處東南瀕海於吳郡最爲僻壤然聞之故老數十年以前其俗愿而樸士大夫讀書談道誦法先民徃徃有窮老不求人知者而究其所成就至於不可磨滅如勝國之季所稱嘉定四先生者是已四先生皆無爵位身在之日其名不甚遠旣歿而詩文傳之四方至於今人無不籍籍嘉定四先生者蓋其學有原本而然不可以不知所自也洪武之初王常宗先生與高季迪諸人同被詔徵纂修元史其文最近古邑之學者多傳述之及崑山歸熙甫先生徙居安亭江上與嘉定壤相鎔嘉定之人日相從問學得其緒言餘論爲多於是古學一派遂在吾邑其爲歸先生友者有若唐欽堯道度氏潘士英子實氏弟子則張應武茂弘氏丘集子成氏

皆其尤也迨四先生出已不及歸先生之門矣而唐先生叔達道
虔之子婁先生子柔於茂弘子成皆其父之執李先生長蘅其伯
父進士汝節亦學於歸先生惟程先生孟陽自新安僑居然於前
後數輩遊處甚習則其師友之間流傳議論四先生無不同出於
一講之明而見之熟故俗學不得而搖亂之者歟當王先生時楊
鐵崖以盛名雄吳越間王先生直斥之曰文妖時之人未必信也
其後學者始服爲知言歸先生時王李之學盛行先生以一二安
庸人目之元美司寇聞而不服也晚乃以公之學可繼韓歐陽而
自傷異趣歸先生前沒至圖其像系以傳贊即屬婁先生爲之書
方司寇之聲焰煇赫也奔走其門承望風旨者滿海內獨練川一
隅之士不爲所撼唐婁二先生皆親被司寇接引乃其辦香常在
熙甫所守爲不可奪也虞山錢受之自言年十六七時崆峒龔山
二集瀾翻背誦爲舉子計借長蘅始爲言唐宋大家與俗學迥別
而略指其所以然爲之心動後遍交練川諸宿素而得備聞歸熙
甫之緒言然則吾邑之士類不隨世俗爲轉移而且能轉移于世
俗其所由來漸矣蓋觀有明三百年間而士之篤專於文學者雖
其力嘗不足震動乎一時及至久而論定則世所號爲宗工巨人
者究無以易之也今四先生之立言具在其尊聞行知發爲文詞
光氣之不可磨滅者豈與夫世之無根柢而游光揚聲卒澌然以
盡者可同日語哉是書之刻始於四明謝三賓爲縣令時而婁李
二集續毀於兵燹唐程亦多殘缺今得陸子扶照重命工刊其已
毀補其所缺而四先生集復完其表章之功與謝令等余爲之序
其後而牽連及於諸先哲之爲學者以爲旣爲其邑之人不可不
究知其源流之所自俾後有覽者亦將因吾言而有考且與夫同
里之士共勉之毋令人歎昔之盛而今之衰也

周宜一詩序

世之爲詩者不學少陵其果可謂之詩乎古今詩人多矣自李杜二公出而後人之趨向始專咸奉爲不祧之祖亦莫有從而軒輊之者然而學者之於少陵尤如飲食飢渴之不去乎口裘葛寒暑之適宜其體者何哉蓋太白仙才人力不可以庶幾其不自量而妄以爲類之者則病心之李赤是已而學於少陵者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得才所能就良以少陵之詩自風雅而降蘇李曹劉徐庾陶謝王揚沈宋數十家之言無不總而萃之如百川之納海而皆一裁以性情之正合於三百篇之大旨故詩至少陵備古今之途轍而畢作者之能事矣王介甫乃以不能至杜爲不知詩夫自少陵以後登其堂而望其室者幾人介甫之言如是亦以勉世之學者不可舍是而別問途取徑耳又言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實甫者惟其文與意之著也嗚呼少陵之詩難言矣苟能會乎其文與意之著者斯可以學少陵矣而吾尤以爲學

者欲登少陵之堂室當先辨少陵之門戶階級唐之昌黎樂天宋之子瞻放翁登少陵之堂室者也學少陵者之門戶階級也以昌黎之才力之排冪破千古而獨出矣而究其所自不可謂之不學少陵者樂天之清穩曠達得之少陵鋪陳排比者爲多至于瞻則祖杜而宗韓放翁則祖杜而宗白今其書具在學者沉潛反復而求諸其文與意之著者則知韓白蘇陸之所以爲韓白蘇陸而四君子之一趨向於少陵者不誣矣吾友鍾陵周子宜一與余定交於京師居處相接暇則相過從論詩析骨析髓別裁真僞無非欲奉一少陵以爲歸而其於韓白蘇陸四君子沉潛反復而力討之者有年矣閒出入於郊島二李介甫山谷之間茲數子者莫非學杜而各就其才各如其意所欲得者也夫詩猶文也詩家之少陵則文家之韓歐也學少陵而不得其所以學則求之向者諸家之詩學韓歐而不得其所以學則求之李翱皇甫湜宋則曾蘇而下

諸賢以及元之虞伯生黃晉卿明之潛溪遜志荆川震川諸家之文其爲門戶階級無不著見於文與意之間也而沿其流者必滯其源則韓歐之原本於六經左國孟荀馬班諸子無以異於少陵之上薄風雅而下該沈宋也此吾所以謂文必韓歐詩必少陵者舍是而別欲問途取徑竊所不敢知也今之爲詩者何如哉有不學之病有末學之病才質稍稍踔厲者空腹高心不求多師妄意輕薄如少陵所謂江河萬古者茫然不識所向坐視其身與名俱滅可慨也其雕績字句略神理而求聲韻綺靡煙月去大雅而即淫哇不爲陳羹芻狗則如細聲之發於蚓竅即有一二近似古人者抑已末矣若宜一之於詩所得不既深乎余曾點次而論之欲以列於作者之林而宜一戢影藏采居京師四年不一出而號之於人方將窮探力取欲以數年之功直挾杜甫氏之堂奧非特遊於階級門戶之間而已故吾樂本其所以爲詩者而爲同志者告之

趙蒙泉詩集序

古之詩人孰有過杜少陵者乎人之稱詩者孰不知以少陵氏爲宗者乎然而學之者恒鮮學焉而近之者又加鮮何也王介甫曰詩其難惟有甫哉蓋人之才力各有能有不能稟於天者既有分限而極其所造亦如是焉而止不可強也譬之水焉沼沚也江河也易沼沚而爲江河不可也譬之山焉丘陵也岱華也易丘陵而爲岱華不可也人亦自度其所能至者而已子美之亾千有餘年所號爲詩人者何代蔑有求其一近似者而不可得明初有袁凱景文氏最以學杜名自李獻吉何仲默錢牧齋程孟陽諸人皆亟稱之以爲能近杜以余觀之亦特仿像於音響節族之間耳至杜之涵蓋百家光燄萬丈者能望其氣象乎感時觸事無非忠愛變化闔闢不離矩則者能窮其旨趣乎以景文擬杜正如具孫

叔敖之衣冠而效其抵掌談語猶懼不能盡得之而況有深於是者耶吾邑趙先生蒙泉幼習於詩見者驚其才傑已而稍稍奪於舉子業既成進士乃肆力焉數年之間若水湧而山出不容以抑遏其沉雄浩博怪奇偉麗千彙萬狀而又精之以陶鍊疎之以脈絡推其意直欲如介甫所謂至乎杜而後爲詩者先是禍發於師友牽連困辱屢瀕於危由是益激發其魄磊磨礪其志節磅礴蜿蟺於行墨間者尤不可以控搏而測識蒙泉之詩遂以大成出而與通都大邑之人角其技無不愕眙而斂手曰是固幾於少陵者庸可爭乎乙亥丙子之交余與蒙泉先後客京師時姜編修西溟唐考功東江惠庶常研谿湯給事西厓查庶常夏重編修德引侍講聲山楊編修希木顧編修書宣吳給事西齋王舍人赤抒龔龔貴士友鹿錢編修亮工及同邑孫中允松坪之十數公者皆當今詩人之豪也唱酬往復宮商相宣風雅互作而其間氣邁力健足以

追躡少陵者必推蒙泉無或異詞後又數年蒙泉辭官定陶梓其集問世而屬序於余余在諸公間最爲不材與下乘然以游從之久各能道其所以然而特於蒙泉斯集作江河岱華觀非過也竊謂景文之學杜以其形而蒙泉以其神形之肖者不離聲音笑貌而神之肖者淺之在氣體深之在情性一則求其似而人易見之一則不沾沾求似而識者自有以得其深也西溟數公以視向之獻吉仲默牧齋孟陽其言論之足爲重輕者吾不知後之視今爲何如而以蒙泉爲善學杜非予之私言也之數公之言也予第爲之絜量於景文氏而以爲猶有短長焉讀是集者當必能辨之

○○ 茅雪鴻紀游詩序

嘗觀昔之好游者或以其詩或以其畫或以其文皆足以發抒山水之形容而盡登探之興象要是三者莫之能合也謝康樂永嘉諸什以詩紀游之始也如曰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巖下雲方

合花上露猶泣。後人之所競賞者。不過言山間之朝暮與物色之
變態耳。似未足深奇也。宗少文曾結宇衡山。後乃舉所游履圖之
於壁。臥以游之。且曰。欲令撫琴動操。衆山皆響。此則以畫紀游之
始。然特傳一時之彷彿。以自適其性情。則有餘耳。後之人莫得而
見也。柳子厚之在永。在柳。搜奇抉怪。窮幽極遐。作爲諸記文章之
能事備矣。然欲以有韻之語收之。七言五字之中。未必若是之極
致也。西泠茅雪鴻先生。平生所作詩。幾至等身。足跡亦半天下。其
在嶺南。前後十年。有嶺南五紀若干卷。而紀游詩特多。又黃山雲
海之勝。有詩數十首。其他所經歷見之詩者。甚夥。悉彙爲一集。將
梓之。以別傳於世。噫。雪鴻之興豪矣。其游壯矣。其所得卷帙侈矣。
蓋世之嗜山水。未有如雪鴻者也。所至不窮其勝。不止雖幽崖絕
壑。插天之險。線路之危。梯棧所難施。攀緣所不到者。雪鴻輒能與
猿猱鼪鼯鬪。其躡捷之技。以故足之所涉。目之所閱。一舉而繪之
於筆。雖有善圖畫者。不過如是。而又自發蹤竟趾。以近及遠。入而
愈深。自彼至此。有徑可覓。巖谷之次第。登頓之上下。時日之後先。
晦明。令讀者如手指目擊。人人能自得之。雖子厚之工於文者。莫
能過也。其意趣之颺舉。筆力之奔放。皆與之會。其造語或奇而險。
或陡而健。或冲夸灑落。迤邐而不窮。其間與康樂爭雄長者。未易
以悉數也。意者雪鴻之以此詩合畫與文。而爲一乎。使世有善鼓
琴者。撫絃動操。其不令衆山之響泠泠于行間。帟上乎噫。不可使
之無傳於後也。雪鴻其急圖之。雪鴻今年年七十五。其殆將窮老
而不得志也。悲夫。

石谷子贈言集叙

古今人之不相及。非獨德成者之不易。即藝之成。亦豈易易哉。其
得之也。由於性。其習之也。由於勤。其博而取之也。無所不該。其要
而歸之也。無不得其正。是四者德與藝之所同也。有一不出於是。

其成之也難矣。即或幾於成其名之傳也不遠矣。海虞石谷子之繪事其至矣乎。石谷子曾藏丘壑筆帶煙霞固矣。又自少客於婁東之王太常及毘陵諸大家盡發其累世所藏之名跡。心摹手追以日。以年。自唐宋以來。右丞營丘荆關董巨諸家之真傳咸萃焉。昔錢宗伯稱之曰。子久衣鉢殆將獨歸石谷亦以子久爲得諸家之真傳者也。王太常則謂五百年來唯石谷一人而已。吳祭酒遂以石谷與宗伯同爲其地靈異所鍾。而曰。文有東澗畫有石谷方是時石谷年尚少壯爲三公所推許者如是。況今又加以四十餘年之功。其爲出神入化集諸家之大成更當何如哉。大凡實大者聲必闕始者石谷子名擅東南迨其後海內無不知石谷者始之品題起於數公而投贈詩文克滿篋笥迄今而世所號能文章善歌詩者有不稱道石谷見之篇什者鮮矣。視向所得又不啻倍蓰焉。夫聚多而必散物之常理也。石谷語子雖什襲之惟謹已十失其三四矣。然其存者猶八百餘篇若不舉而壽諸梓是委貺於草莽也。用是屬予中表侯子秉衡論次之爲八卷將以傳之永久嗚呼可謂盛矣。是又唐宋以來工畫之家不能盡得之其時之名流者石谷子何以致之。若是其多哉。向非所謂四者兼備其聲名之遠出何以至是哉。然則非惟今人無不及古人之憾而古人實有遜於今者。石谷子今年八十有三既生於子久之鄉其畫視子久增勝其年又將過之而孜孜朝夕不自滿假精求其理是何異衛武公之年數九十有五而猶陳懿戒以自儆也。吾於是重慨夫藝成之難如此。況欲求德成而上者可不加勉哉。乃爲讀其集而序之。石谷子姓王氏名翬字石谷又號耕煙散人云。

○○ 家鵬洲詩集序

鵬洲吾宗詩老也。往者余從丘南汪先生鈍翁叩其門弟子之著錄者爲余僂指數人必及鵬洲以爲非獨長於應舉家言乃其詩

亦必名於世者。閱今殆將三十年。鷗洲之詩日多而日工。吾吳中稱詩者必推鷗洲。往往傳詠於士大夫之口。後進亦藉以提唱。鷗洲釐其前後集十二卷。梓以問世。其於詩上下考論。疏別源流。兼善衆體。非騁才憑臆。苟有所作者比也。今之論詩者。斷斷然曰。唐曰宋。曰漢魏六朝。各以其質之所拘。材之所限。師說所承。襲相持而不相下。流於一偏而不自知者多矣。魏文帝典論有云。學無所遺。辭無所假。斯兩言者。實詩家之準也。余觀鷗洲之詩。則近是矣。不名一家而卒自成其家。長言短什多而無溢語。少而無促節。主於陶冶性情而已。又其平時酷嗜書畫。兼嗜茶。乃者示余畫筭題辭一卷。又以佳茗分餉余。余因鷗洲之好尚。益知鷗洲矣。蓋其爲人高簡。不縈情於祿位。既南北闡鄉薦。不遇雖有仕進之階梯。不願也。春秋佳日。往往與二三知己。啜茶觀畫。分韻賦詩。怡然自得也。雖蹈前賢之一癖。然賢者之好尚。與流俗迥別者。亦在此。雖然。余

則有爲鷗洲進者。余之癖實有類於鷗洲。少讀蘇子瞻王君寶繪堂記。謂可寓意而不當留意。有味其言。因思陸鴻漸之品泉。蔡君謨之鬪茶。皆留意之爲累。每以此自懲艾。而終不免爲吾病。故欲推其說與鷗洲共勉之。若其馳騁翰墨。將老而不倦。余之視鷗洲則瞠乎後矣。昔元遺山以辛敬之爲溪南詩老。錢牧齋以程孟陽爲松園詩老。鷗洲之晚而益進。庶幾其與二子共千古乎。惜乎丘南已往。不及覩其成。而驗其言之不虛也。鷗洲名大緒。字成九。鷗洲其別號云。

小南村詩集序

余之得交於金子最木也久矣。歲辛未秀水朱竹垞先生集我吳中之士於最木之居。其時同輩數十人。或抗談經義。或尚論傳記。百家或考析詩文之源流。正變皆不無爭雄長之心。最木獨退然其間。余固微窺其志尚。而竊異之。久之而語及於考亭之學。最木

以一言契余心知其平時之伏習者深矣後又聞其家多藏書而最木於日間多接其友相磨切夜則篝燈發篋讀之常至漏下數十刻不休宜其中有自得者而伏膺之拳拳常在考亭也自是余數過最木因與其座上之客皆習既而有小南村集之刻吳中五人皆一時名雋而錫山贊皇朱君尤宿素也寓居於此相與鼓吹其間而最木爲之主盟余未讀其詩以爲是無足爲最木難者彼固伏習考亭之學特出其餘力以攻此耳然而又似慕晉之陶元亮者而以小南村名集何居元亮之詩曰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最木豈自多其素心之友之得常聚而以此彷彿南村之人耶蓋元亮之詩考亭夫子常屢稱之最木與諸君亦推考亭之所尚以尚之耳及余讀最木之詩雄健而疎越雄健則其稽古有獲不專於詞章之學疎越則不以雕飾爲能而其詞旨常有似元亮者且年尚強仕而早謝名韉與諸君時時嘯傲湖山間慨然有師範南村之心發爲詠歌有唱斯和雖體製不必盡同聲律不妨間奏要其放情物外翛然無纖塵之染則諸君悉出於一致此所以爲素心之友而結契無間者歟今茲二集之刻較前未得列者一人秦子含真方以其詩名京師而贊皇及蔣子芳似二繆子敬思朝曦皆舊侶也今則加以李子克山陳子淳夫他時稱詩者必曰吳中七子云余固深羨之不能不爲一言獨惜此集之成竹垞固不能待當時數十人者亦升沉互異而尹子又黃吳子學山與最木平時尤相知愛者以早逝而不得與此則最木所不足於心者也

○○ 家錦含香圃詩序

昔我吳中陸叔明與吾家思光並宅宅邊有池池上有柳何子哲過之而歎曰此水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又劉子璫至吳命駕池上酌水而飲之以爲有異味能使人鄙吝頓消何當時諸名勝

相慕尚之忱至於如此也。余向者數至顧庶常俠君之秀野園。其隔垣則吾松齋兄之季子錦含之居也。余憩息園中。見其清池涵碧。高柳眠陰。徃徃經數宿。不忍去。俠君既無愧於叔明。而松齋之有錦含。則猶少微之思光也。兩家幸而並宅。以居過其地者。能無覩池柳之搖颺。一如子哲子璫之低徊。興羨乎俠君。今以詩學負盛名世之慕之者。徧海內。而吾松齋兄故以詩名。所爲集若干卷。人爭傳之。錦含天才。堪厲其學得之家傳。而又窮披六籍。既精應舉之業。其於詩則自建安以來之作者。靡不討論其源流。穿穴其突奧。自少至壯。磨淬已底於成。香圃之集。以豪俊之筆。擅麗密之致。超然於繩墨。未嘗稍弛其格律之嚴。世之宗工秀人。莫不賞識之矣。而又長於作賦。漉沙熬波之語。未足爲奇。洵知其才之不減思光矣。抑余猶有異焉。吾張氏之在吳中。其盛於宋齊間也。以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克融卷稷。故也。今松齋兄既即世。而鷗洲以錦

含從父。唱興風雅。其輩行中。若匠門。若松南。皆接軫而起。錦含之羣從。則曙來。佩蒼。融如。峙山。皆清才也。疊疊乎此。唱彼和。繼是而鼓吹之者。正未有艾。又安見後之視今。不與夫敷演鏡暢。克融卷稷。悉數之無異也耶。因讀香圃詩。喜吾吳中張氏之復振。輒題而誌之。嘉定宗人樸村雲章。

鄭芷畦禮問序

吳興鄭子芷畦。今世博物洽聞之士之尤者也。百氏之書。無不究覽。著作滿家。往者朱竹垞先生。數數爲予稱道之。予得因竹垞以交於芷畦。芷畦嗣是每至吳門。則必訪予。相遇必出所纂輯。以相考質。其或不遇。必悵悵焉。累月日以予之至。陋芷畦不加鄙夷。欲因之有所折衷。余惟學者之病勤者多。不能敏敏。則不能勤。既勤且敏。必不能虛其心。商確以求至當之歸。而芷畦兼是三者。余於朋儕中。誠難遇其人也。近年尤邃經術。三禮之書。廣集羣儒。義疏

而進退之其於戴記病東滙之陋略勒成一編懷之過余且名其書曰禮問嗟乎芷畦博綜六籍余見其經目而輒記於心口吟手鈔窮日夜之力而不息乃不以其學夸詡於人謙謙然若不足至如余者亦下問及之余不滋有愧乎雖然嘗怪世之交友者習爲諛言以相媚悅絕無相規益之道芷畦好問余敢不竭其誠間誦夫子之告子貢者曰夫禮所以制中也不覺掩卷而思有會於全書之旨而歎曰夫子言詩則以思無邪蔽三百篇若言禮而欲蔽以一言竊謂惟所爲制中者近之是何也禮也者不及不可過之亦不可子貢見夫子以師爲過商爲不及而急問之夫子曰何以爲此中者也故夫子告之以禮乎禮如此夫人之材質魯者每患不能企而及敏者每患不能俯而就而就以余觀乎茲書之衡論合乎中者固過半焉求其有不及者斷斷乎無之而未免有高出乎諸儒之見則不能俯而就者有矣以吾友之高明詎不能照見乎此然而有不自覺者聖人制禮與夫教天下後世之行禮者中庸焉而已矣無求異之心也非惟不求亦無以異爲也故極高明者必道中庸經曲之禮三千三百要其歸不過所以制中以是爲吾友進不知以爲何如若余之愚將矻矻以老矣尚不知所以勉而企芷畦其未有以教我何哉芷畦將舍予而之京師於其行爲序其書而申以問之

姜仲子焚餘藁序

萊陽姜先生給諫大行其事跡卓犖於先朝其名烜赫天壤晚年遁跡吳中吳人立祠虎丘有司歲時致祭其子孫亦多居於吳者予初識大行之子奉世篤行君子也因奉世以識其從弟學在則給諫之仲子皆得訂交焉然余方奔走南北不能數數與仲子遇仲子一日邀予而酌之其所居曰藝圃清池演漾古木叢茂隔岸巖石列峙狀若層嶺予徘徊樂之蓋相國文文肅公之故居所

謂青瑤嶼者也文肅與二姜先生先後不同朝而正氣之孚逾於金石其遺居歸之學在安知九京有靈文肅與二先生其魂魄不嘗同遊於此乎然是時仲子尚未以詩名也而其久與地如此詩之胎性所結深矣嗣後仲子以攻詩兼工畫聞於吳中求仲子之畫者必得其題句以爲重雖不識仲子者見其畫與詩意其遺世讓古之逸民高士也虎丘二先生祠後別建其尊人贈光祿忠肅公祠仲子晚年多居於此以虔奉焉予曾月下叩其門不應無幾何仲子已即世未之知也豈意今日予之爲君定其詩乎焚餘葉云者仲子不欲以言文其身憂悲愉佚雖一寓於詩不自收拾輒舉而火之今之存者或零落於篋笥或得之友人之藏弄或得之子姪之鈔錄皆近體爲多其近體之絕句尤於題畫爲多諸子本仔等編成爲上下二卷少子本任得瘵疾有不起之憂屬奉世之子本渭來請欲予論次而序之曰本任待此得梓以行世

空明子詩集序

即死目可瞑矣先生其亟許之余聞其言而哀之因得盡觀仲子之詩皆原本忠孝惻愴纏綿間遇山川雲物花木蟲魚寄興蕭疎而染翰弄筆其本根常不忘於心仲子之於二先生可謂無忝爾矣後之君子讀是詩必有兼得其志者余是以論之毋亦使其無傳焉又有感於本任之言能不墜其家風如此意者天其默祐之乎刻旣成本任可以蹶然而起矣康熙甲午夏嘉定張雲章書

詩古今之體累千萬言屢出而屢驚予乎夫其得之天者有超軼之姿取之學者無運用之跡時而青蓮則跌宕橫逸時而昌谷則奇恣詰屈時而樂天則從容諷道曲暢敷陳時而義山致堯則又柔情婉約藻彩綺麗要皆一發於其情之不容已才之所畢達未嘗規規於形模如脫槩而出之也其曰空明子者蓋以爲不空則不明不明則不能自鑒以鑒物不能自鑒則己之善惡混不能鑒物則人之善惡尤混昏昏擾擾何以爲作詩之端原又何以別其體裁辨其聲律畢照其妍媸巧拙也哉空明子之心猶鏡之不受塵也水之之不受撓也處貴盛之族非惟不溺於利欲晚而律身益嚴待人益恕以禮防範其宗人歸然爲鄉邦之矜式焉蓋其同祖兄弟十一人兄弟之子又若干人自少宰公顯貴以來迄今次第登朝及接踵科第者復六七人空明子皆贈以言而望之以賢人君子德成而名立者懔懔備至至自教其子則年十五六有聖童之目而天一旦奪之其哭之以詩雖不免於感激怨懟卒能抑情而制之以禮嗟乎嗟乎如空明子者詩不患其無傳子不患其無繼第不知天將老其才以有用耶抑竟委而置之不問耶此余之不能無感者故因論其詩而并及之空明子名榮字景桓爲之序者嘉定宗人樸村子雲章康熙五十三年季夏日也

吳氏世譜序

余少則聞邑之南翔鎮有吳氏者多行厚德其家則由新安而徙居者也後乃識今陽山縣教諭吳君上加及其子雪臣交之以紀羣之間而雪臣與予游尤習今年出其家譜圖一卷徵序於予其辭甚懇取而閱之則自泰伯以來得姓近三千載子孫相傳殆將百世矣而枝葉源流無一亡其名失其序者世所號爲故家大族罕有如吳氏者也昔之爲譜者莫善歐陽子然其世次或存或闕至八世祖以下乃稍稍具載又莫善老泉蘇子自高祖以上莫得

而詳焉。歐公嘗言春秋諸侯之子孫得不絕其世譜者，當時惟杜祁公家。今之世去歐公時又加遠矣。求家乘之不失其守而歷歷可考見者，抑又難矣。吳氏之先與周同祖，迨勾吳立國，傳二十二代。孫夫差而失其世系，皆見太史公周本紀及吳太伯世家。作譜者本此，猶無難者。其叙失國後，十傳而至漢長沙王芮，又九傳而至廣平侯漢，又十四傳而至吳西安令猛，又八傳而至唐監察御史少微。自後無大顯者，歷今三十有五傳而至教諭君譜之所次，皆如在目前。其族之蕃盛散處，非一言其本支轉徙之地，則長沙王父申因仕楚，謫番陽芮，遂起番陽令，後封長沙，而廣平侯漢、范曄以爲南陽人，其地去長沙未遠也。猛嘗於豫章江值風濤，執白羽扇畫水而渡。晉史謂猛爲豫章人，則猶在番陽也。少微之父義方，譜言其講學於歙，因遷居焉。少微復遷休寧之石舌山，新安之吳，由是始。其後遷澄塘，復遷厚美，皆不離新安。至教諭之曾大父

始遷嘉定之南翔，其大父伯耀先生有學行，隱居不仕，教授鄉里，尊人虞卿翁家日饒益，恒推以給其族黨，所謂多行厚德者也。翁之友有萬某者，翁曾以五十金歸之，而萬失記，後復來請，翁告之實，未釋其疑。翁曰：吾豈以五十金失一好友心哉？復出金如前數。萬後於舊篋中檢得前金，見翁題識宛然，因大慙，來謝曰：子真長者，吾爲子包容，乃爾耶？翁他行，隱厚類如此。人咸謂其家積善有餘慶，而教諭君父子皆以純篤之資，加以學植，教諭前訓導天長弟子已羣尊而信之。雪臣曾授學於陸先生稼書之門，規言矩行動以古賢爲師，是皆能元其宗以繼美於前哲者。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吳以至德之裔，當周之時，傳國久長，宜矣。及長沙輔漢之興，而王者五世支庶，又數世爲列侯，廣平之在東京，侯者又五國，何其盛哉！自唐以下，無聞人，豈盛極者難繼，亦物理使然歟？要非世其善，修其業，不克繁衍，而譜圖之歷世不廢，尤爲難得。

非夫親親尊祖敬宗收族之君子代起而修明之必不能若是之秩然粲然亘百世而如在目前也宜乎教諭父子親親尊祖敬宗收族之意倍切其屬余言尤懃懇而不能已歟夫盛衰之運相循於無窮今日之吳必將復興苟爲善而不已安知其不更如周漢之盛也哉吾是以序其譜勉其子孫

繆氏族譜序代

吾州之下邑多奧區水會東北尤瀕海渺然汗瀾無涯際嘗疑扶輿靈淑之氣至此焉窮必將鍾秀於人焉如臯之拚茶塲聚族而居者曰繆氏自宋世由蘇州遷此迄今五百年歷世十三四子孫累數百人他姓略無雜處者故亦曰繆家堡余嘗登昭陽城而望煙波浩淼中未嘗不指其東北隅曰拚茶繆氏之俗在焉元明之間有思恭名德思敬名德二公一爲淮陽路總管一主麟游縣簿皆凜凜持大節以終始者

烈至今土人猶有能道者由二公而上溯其可知者曰尚勉公即淳祐間從蘇始遷之祖也今繆氏之族不獨拚茶散處於江南北者皆尚勉之後人在有明之末造贈詹事官諭公江陰西溪先生其名氏尤烜赫在人耳目西溪與二賢雖枝分派遠而同一本源如臯之去江陰雖限以大江而南北並峙不逾四百里後先崛起相望於三百年中二家之子孫所共仰而尊之者也豈惟二家必將胥繆氏而羣致其尊仰焉豈惟繆氏凡江之南北文人學士下至芸夫牧豎咸將入其廟而敬過其墟墓而歎歎太息焉嘗聞之儒先之言曰一宗之人得一人以顯其先在他宗之中必有慕效而起者慕者愈多則所勉者滋衆吾知由一族而鄉國而天下不難也余覽西溪之爲拚茶序此譜也抵掌於二賢之義烈不已未幾而以疾惡黨正爲魏闡所切齒身與揚左諸君子同盡其大義不已披揭天壤名爭日月哉繆氏之子孫前有二賢後有西溪視

則視傲砥行立名。子孝臣忠。兄友弟恭之事。如渴飲饑食之不可已。而又陶鎔其血氣。涵養於中和。賢聖之與幾不遠矣。豈徒爾族之人所具瞻也哉。尚勉之。十三世孫亮士。手輯其宗人之譜而問序於余。余惟其所以尊祖敬宗合族而敦睦之者。意不徒在聯合世系。掇拾名爵。備書其生卒葬送已也。必將奉其先之二三偉人。以爲其族人子弟訓告焉。余是以序之如此。庶幾有人焉。繼是而興起。應淑靈之氣。以副余疇昔之望者。此亦亮士之志也夫。亮士名偉臣。登甲戌武科進士。

朱南明姓氏譜序

姓氏之有譜也。曷昉乎周禮。曠瞽所掌有世奠繫說者。謂即帝系世本之書。以世之序而定其繫也。推而上之。則舜時。書十一篇。有以別生分類而作者。此見於書之序說者。謂別其族姓之生分。其合族之類。未知其篇目何名。大抵不出九共九篇之中。則夏殷

之前已有其書。而惜乎其不傳矣。司馬遷約世本脩史記。因周譜明世家。姓氏之所由出。始較然矣。要其初不過數姓。而氏族日以繁。如魯姬姓也。桓公之族有仲孫叔孫季孫氏。仲孫之族又有孟氏。南宮氏子服氏。叔孫有叔仲氏。季孫則有公父公儀公鉏氏之各異。又如宋子姓也。有華氏樂氏皇氏爲戴公之族。有司城氏爲莊公之族。有魚氏向氏鱗氏爲桓公之族。又如晉智果之別於太史爲輔氏。此皆春秋之世。班班可考者。氏族之所以日繁也。馬遷而後。專爲氏族之書者亦日多。晉賈弼有姓氏簿狀。賈希鏡有姓氏要狀。摯虞有族姓昭穆之書。江左重門第。婚姻仕宦皆稽諸此。而譜牒尤嚴焉。唐之李素則有肉譜。柳沖則有姓氏錄。以至路敬韋述之徒。紛紛撰著。不可悉數矣。率皆湮沒而不傳。今世惟氏族大全萬姓統譜等書行於世矣。休寧朱君南明之爲書也。其譜姓氏之源流。則同。而其意又有異焉。採之傳記。百家書其實跡。以姓

相從固矣第取其有嘉言懿行之可錄者錄之而姦邪回適悉屏不書似乎有勸而無懲非春秋賞罰兼行風雅美刺交作之義然讀其書想見其人蓋嫉惡之深而不欲以污吾簡牘者耶亦非必有意于著書乃輯之以訓家塾啟蒙童而傳示子孫爲則效者耳非如向者諸人一意於與世繫別生分類而爲之書者也積之歲久卷帙既多遂依俗所傳百家姓而次第之又補其不足則推之千家而姓氏之源流亦因以互見焉其於近代採之尤詳即春秋榜之所登有可表見者咸在其煩簡之宜似尚欲增削而後成書者然亦燦然而可觀矣其子雯經往往抱其書以泣欲謀鐫諸梓而求予序其首余雖未識君然孰聞君少好游學其在前朝浙東西及三吳之善士皆遍交之又游於齊魯間曾隸籍臨清而爲其博士弟子員後復棄之則專採輯此書以寓其意又聞君力行善不施不伐盡散其家財而未益泰然其爲此書勉人爲善深切而著明而以保姓受氏之意出之豈徒望後之人世守其宗祊者耶予故爲述其書之所本而著其意如此君諱士傑字去凡後名從赤別號南明其先蓋與考亭夫子同祖云

贈李蒼崖序

余嘗以人之榮枯得失皆有定分昧者惑焉乃至畢一生之學術智慮而營營逐逐於其間爲取古之知命不惑者所言所行嘵嘵焉告語之無以奪其蔽固也世有以人生年月日時支幹所值屈伸消長之數推之而歷歷不爽者以彼其人遇焉而輒相與羣嗟而信其然既已信之則亦可以知營逐者之徒勞而翻然變計矣夫自世之日習於媮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恒以爲迂闊而不足感其心矣庶幾曰若者貧若者富若者貴若者賤皆造物者若爲之分量而限制之人於其間妄生厭羨徒至於遺親後君辱身賤行而不能有毫髮益也如是或者其轉而從我說

乎。則是談理。不如其談數也。歟。要以天下萬事萬物之故。無有越乎五行者。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而豈有不同出於理乎。顧其說有精不精耳。李子蒼崖儒者也。吾見其儒之業。擇焉而精。故亟與之友。向人恒樂稱之。聞而為余論榮枯得失。五行屈伸消長之所以然。皆若可照燭而計。操券而驗者。與余向所持論。默有契於心。甚哉。李子之精於數者。李子之精於理也。願益慎其所以告誠於人者。吾將恃子為轉移之一術也。夫。

贈印史范君序

東觀漢記載馬援上奏符印所以為信也。天下不正者多。宜薦曉古文字者。以正郡國印章。夫刻符摹印。莫盛於漢。而猶有伏字犬外嚮之失。臯字或為白。下羊或四下羊。又有四下人人下羊之錯。雜則知其時已不能齊同。而伏波之言若此。況流傳至今日。而古人之成法破壞殆盡乎。范君獨能窺見作者之本旨。自秦漢以迄元明。字書印藪。莫不究覽。一一講去其非。而存其所是。久之而習之所積者多。偏傍點畫。皆不以己意為增損。折旋俯仰。其風神未嘗不橫逸。而左規右矩。自覺森然。噫。今之以此藝名於世者。吾皆見之矣。惟務為新奇可喜。移此儷彼。塗飾耳目。無如其合之古法。而不合何也。范君今年與余遇於廣陵。友人查夏重為之乞言。出其舊所製搨本。遍觀幾疑。夫秦漢金石之作。零落於荒田敗塚之間者。盡出而撫有之。亦奇矣哉。國家一旦如漢時。以六體教學童。而必先古文篆書。且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吾知世有伏波。其必以范君為舉首矣。豈徒吾黨之士。得其一二摹畫稱意。藉為光曜已哉。君還。其持此言以覆於查子。

殷介持印譜序

大小篆古文之省也。八分楷隸。又大小篆之省也。三代而下。人情惟約。易之趨。以至於今。而學士大夫之所習。罕有及於史籀李斯。

之遺製者唯秦漢印章存什一於千伯而業之者通其意焉耳世之人又往往好出新意以變亂之則其法寢亡而不可問矣余覽字書如許氏之集大小篆薛氏之集鐘鼎而又有顧氏印藪諸書具列其形模意制有志復古者尚有所據依而可講元之吾子行勝國之文三橋何長卿最號能追踪秦漢皆通是意以得其宗傳者今人舍是而別問途不巧爲雕飾以媚悅時目則恣爲詭異簧鼓庸俗皆新意之爲累也吾邑殷君介持乃能力反世之所爲而一意於復古由文何諸人邇而上之靡不窮搜博覽儲之多而取之精故能彙古人於刀筆之下而不自知其心手之相適至此也凡人之學有以異乎今必有以合乎古不儲之多而取之精何以成一家而傳後世乎吾於殷君之所學從而講其所據依不獨斯籀之精意可復將科斗鳥跡其去是也豈遠乎哉故樂爲之言以告世之有志復古者

